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1n0069

七系付法傳

多羅那他著　郭元興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 次
  - 序
  - 提要
    - 例言
    - 七系
      - 第一系　大手印教授
      - 第二系　拙火
      - 第三系　羯摩手印傳承
      - 第四系　光明教授
      - 第五系　生起次第傳承
      - 第六系　辭句傳承
      - 第七系　別傳口訣傳承
  - 敬禮
  - 第一系　大手印教授付法傳
    - 一　大阿闍黎婆羅門羅睺羅
    - 二　阿闍黎龍樹
    - 三　舍婆梨大師
    - 四　盧伊波
    - 大宗師彌底梨波
  - 第二系　拙火傳承
    - 一　阿闍黎毘流波
    - 二　黑毘流波
    - 三　毘耶陀里波
    - 四　種毘呬嚕迦
    - 五　屠女瑜伽女
    - 六　難勝月
    - 七　囉睺羅金剛
  - 第三系　業印付法（羯摩）
    - 一　因陀囉部底王
    - 二　具德安樂遊戲母
    - 三　大蓮華金剛傳
    - 四　無肢金剛傳
    - 五　海生金剛傳

- 第四系　光明教授
  - 一　大阿闍黎馬勝傳
  - 二　琵琶師傳
  - 三　嬉女金剛傳
  - 四　金剛鈴傳
  - 五　毳衣師傳
  - 六　闍爛達梨波傳
  - 七　黑行師傳
  - 九　底黎波傳
  - 十　那洛波傳
  - 十一　勝德鐘毘波傳
  - 十二　小俱薩羅賢傳
  - 十三　阿悉多伽那傳
  - 十四　智友傳
- 第五系　生起次第
  - 一　大阿闍黎佛智足
  - 二　燃燈賢
  - 三　藥足
  - 蓮華生大師法系
    - 一　老書記
    - 二　大金剛座
    - 三　中金剛座
- 第六系　辭句傳承
  - 傳承概要
  - 無畏生密大師傳
- 第七系　口訣別傳
  - 傳承概要
  - 大成就者寂密傳
- 跋

- 卷目 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經教開佛知見，廣宣理論。若究即事而真，則壇場之莊嚴，曼陀羅之整肅，香花之鮮潔，燈燭之光明，無一不力求如法，故事上舍密乘莫可窺測佛境。

曩昔參加金光明法會，白尊者黎明入殿，梵唄聲舉，余頓入空樂三昧，駐足殿外許久，一心超凡希聖。迨班禪廣慧大師，教授無量壽佛儀軌；大師高座，堪布匍伏，喇嘛圍繞，未曾見之法物，於崇敬中皆見之矣。其次，安欽上師傳授大威德金剛灌頂，歷時兩日，亦極尊崇備至，回憶上師，慈容白髯，著白綢法衣，肩上綉有彩色種子花紋，恍在目 前。諾先師則以神通示現，方便自在，隨時傳法，隨地灌頂；著漢服，不設座，可謂大慈大悲者矣。貢噶上師傳法比較緊嚴，一切務必遵照儀軌，而白教大法學人均奉持為希有難得。緬懷往事，深知密乘在在就事顯理，於以知佛法之高不可攀，深莫能測，惟密乘能標示耳。良 以事理教相均圓融於中也，不參究者，又孰能知之哉？

余謂：既受灌頂，於法本外，關於過去傳承諸祖史略，必當捧讀以資效學，如蓮花生大士史略，在廣傳原文多係讚頌之句，經諾先師口述，而記錄以行世，亦可見大士出世因緣大概。木納記從多傑格西口傳，而印行極廣，餘則未聞也。蓋密乘成就之諸祖，其事實極為神異，又極殊勝，非若顯教有高僧傳、往生傳等書可資奮勉。則七系付法傳之翻譯，亦至要也。本傳所載皆印度祖師，西藏者未列。商於元興道友，自藏文原本譯出。一則明法派之源流，一則示修學之程序。以聰叡壯年之多羅那他大師撰此偉著，其有益於學者之利樂，豈淺鮮哉？

多羅大師係西藏白教中人，生於明季，再世受五世達賴之命，往外蒙為哲布尊丹，是由白教而轉入黃教者，慨乎！東密專尊龍樹、龍智。而龍樹以前之傳承、龍智以後之得成就者，今則一舉而闡發幽光潛德，此皆門人慧熙與正果之毅力以完成全傳，余以教學相長，得親校注，何幸如之。謹先頂禮至尊上師足，而縷述其因緣，焉得不記以饗後進。

甲辰清明七十四歲慈威於南京花市老屋

提要

例言

一、原傳無目 錄。茲依各系傳法次第，編定世系，其別承旁出之系亦付於後，以明授受淵源。

二、原傳只於學德俱顯之師記敘行事，或此系僅列其名，而生平詳於他系，讀者應循環求之。至於有名無傳之師，尚有多人，亦足以明源流、辨傳承，然其事蹟，或無可考。故傳文闕畧也。

三、密乘諸師多依密行修證，未成就前被褐懷玉，既成就後隱身住世，故其生卒之年多無可考。提要中畧就其興化之迹，定其相對年代。印度古代無統一紀年，西藏前後宏之間，法教中絕，史年異說不一，詳為考訂，有待專篇。今茲所出年代，聊為知人論世之資而已。

四、諸師名號譯音譯義，均依晉唐古翻，故與時譯多有不同，近代所譯人名，多准方音，難為典要也。

第一系　大手印教授

一大阿闍黎婆羅門羅睺羅（薩囉訶）(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
二阿闍黎龍樹(公元一、二世紀)
三大成就者舍婆黎（小薩囉訶）(公元三、四世紀)
四盧伊波(公元四、五世紀與世親之弟子陳光陳那同時)
五徵吉波
六底黎波(公元八、九世紀)
七那洛波(公元九至十一世紀)
八鐘毘波
九俱薩羅跋陀羅

另一系傳承為盧伊波傳陀黎迦波，彼傳安多囉波，彼傳底洛波。又那洛波之弟子篾帝利波曾親見舍婆黎，承受法要，故亦為舍婆黎之直傳，篾帝利波之四大弟子，為俱生金剛，空性三摩地，囉摩波羅，金剛手。囉摩波羅傳小俱薩羅跋陀羅，及阿悉多伽那二人，智友亦從其學法，又有大因陀羅部底王傳龍女瑜伽母，彼傳薩囉訶一系，此系不見本傳。

第二系　拙火

一毘流波（三度出世曾來漢地）
二黑毘流波（小毘流波）
三毘耶陀里波
四俱薩黎跋陀羅

又毘流波傳鍾毘呬嚕迦，彼傳鍾毘種瑜伽母，阿闍黎阿羅羅金剛，呬摩羅金剛，囉多金剛四人。
又鍾毘種瑜伽母傳囉多金剛，彼傳黑行，黑行又直承鍾毘種瑜伽母之傳。
又鍾毘種瑜伽母傳難勝月，彼傳明妃蘇部伽，彼傳陀那室利，彼傳中金剛座，彼傳俱薩黎。
又鍾毘種瑜伽母傳行者，彼傳僧伽羅瑜伽母，彼傳難勝月，彼傳羅睺羅金剛。

第三系　羯摩手印傳承

一因陀羅部底大王（與佛同時）
二具德安樂遊戲母（俱生成就母）
三大蓮華金剛
四無肢金剛牧豕師
五中蓮華金剛海生（薩洛嚕訶）
六中因陀羅部底王(公元六、七世紀)
七闍爛陀黎波(公元七世紀與蓮師同時)
八黑行(另有大傳)
九善怙
十無量金剛
十一俱薩羅跋陀羅
又中因陀羅部底親傳蓮華生，彼傳阿闍黎俱薩羅，彼傳小俱薩羅跋陀羅。

第四系　光明教授

一大阿闍黎馬勝(約與無著、世親同時)
二毘那波
三賣酒女嬉女金剛
四金剛鈴（慧藏吉祥勝天）(約與戒賢、玄奘法師同時)
五毳衣師
六闍爛陀里波（童足）(七世紀)
七黑行(七、八世紀)
闍爛陀里波之弟子有如日之黑行及如月之佛智足二人
又有亶底波、小毘流波、婆羅陀黎王、瞿毘旃陀羅王等人。亦為其弟子中之著名者。

黑行之弟子著名者六人，即賢足、摩希羅、婆陀羅、善相滿、陀摩婆、杜摩婆。又有瑜伽母寐佉羅、迦那佉羅、波那第波等及大臣俱舍羅那陀、梨羅旃陀羅王、無量金剛、王子婆以、婆羅門吉祥持等，亦為弟子中得成就者。

八婆陀羅

九安多囉波

十小黑行(九世紀)

十一部婆黎波

十二部婆具慧(西藏人)

又黑行傳瞿呬耶婆（賢足），彼傳案恒哩伽，彼傳底黎波。

又黑行傳善怙，彼傳底黎波，彼傳那洛波，及遊戲金剛二人。

又那洛波之弟子有扇底波(九、十世紀) 及阿底峽二人。其餘又有精父續者四人，即黑無畏金剛、比卓訶都、勝生、迦濕彌羅阿羯囉悉地。精母續者四人，即摩那迦室利、法意、大旁丁波、慧獲。得成就者四人，即勝德鐘毘波、黎黎波、建陀波、迦蘇黎波等。

十三勝德鐘毘波(那洛波弟子)

十四小俱薩羅跋陀羅

十五阿悉多伽那

十六智友

智友之弟子有於銅洲證虹身之阿闍黎法生、瑜伽母月光、瑜伽母婆闍嚕嚕，為前期三弟子。連後期弟子大成就者寂密共四人，皆得最勝成就。

第五系　生起次第傳承

一佛吉祥智(公元七、八世紀)

有四大弟子：燃燈賢、極寂友、大樂蓮華生、王種羅睺羅。

二燃燈賢(與蓮師同時於辛頭國降伏突厥王)

三藥足（吽迦囉）(曾來西藏)

四阿闍黎阿嚩都底

五寶生寂

六大金剛座

七俱薩黎波

又藥足傳烏仗那阿闍黎佛吉祥寂，彼傳大金剛座，彼傳中金剛座，又名寶生密，又名掃黎波。

蓮花生大士法系

一佛智吉祥

二大阿闍黎蓮華生（一名後蓮華金剛，一名小蓮華金剛）

三迦沒路國中脈瑜伽師寶戒
四迦耶悉陀弗栗陀（老書記）(年過八十始出家)
五都哩訶黎
六前金剛座(與阿底峽同時)
七中金剛座（寶生密）
中金剛座傳無畏生，彼傳輸婆迦囉崛多，彼傳十力，彼傳瑜伽師金剛吉祥，彼傳法賢吉祥，彼傳佛稱，彼傳寶稱，彼傳囉底崛多。

第六系　辭句傳承

一龍樹
傳聖提婆、羅睺羅、月稱、光生、智稱、扇底波。
二妙吉祥友
傳智金剛、覺金剛。
三智足
傳極寂友、吉祥軍、妙吉祥智、大不空金剛。
極寂友傳資魯波、黑生、藥足。
大不空金剛傳悉地韋羅、阿底峽、友密、大金剛座。
四資魯波
傳佗伽那、扇底波、智吉祥友、阿底峽、前金剛座、後金剛座。
五遊戲金剛（羅里多跋折囉）
傳黎羅跋折囉、妙吉祥智、大不空金剛。
六黑行
傳阿闍黎婆羅門吉祥持（牛首阿闍黎）、訶黎計羅（囉致波）、妙吉祥智。
七阿闍黎俱俱黎波
傳蓮華金剛（蓮華生大師）、底黎波、那洛波、扇底波。
八中因陀囉部底（或阿闍黎俱俱囉闍）
傳阿闍黎蓮華生
九時輪法系　阿闍黎毘卓波(八世紀時)
傳比邱阿嚩都底波、掃黎波（中金剛座）、覺吉祥、那洛波。
十大阿闍黎濁世之佛無畏生密(公元一〇〇四～一一二五)
傳善生密，彼傳十力，彼傳譽天，彼傳迦濕彌羅智者釋迦吉祥賢、佛吉祥賢及寶護等，彼等又傳牟尼吉祥賢，彼傳大悲吉祥賢，彼傳釋迦護，彼傳妙生胄 ，彼傳解脫天，彼傳闍那崛多，彼傳囉底崛多，彼傳舉世無倫大成就者寂密。

第七系　別傳口訣傳承

一、毘耶黎波

傳遮哩波質波，彼傳得成就者羯句質波，彼傳彌那波，彼傳摩親陀囉，彼傳瞿囉剎那佗，彼傳得成就者羯拏黎波，彼傳那瞿波，彼傳瞿鄰那佗，彼傳鄔俱囉那佗，彼傳大智囉底崛多，彼傳大成就自在者寂密，彼傳阿闍黎甚深慧瑜伽母地那羯囉。

又傳龍樹，彼傳舍波黎，彼傳盧伊波。

七系付法傳(一名寶源錄　又名神異記)

西藏多羅那他大師原著

郭元興譯

金剛阿闍黎慈威校註

(釋)慧熙(釋)正果流通

蓮華金剛印行

唵斯縛(二合)斯底(二合)曩謨俱嚕吠

敬禮勝師足下

能為一切諸眾生，　開顯金剛持妙道，　根本傳承上師眾，
以恭敬心數數禮。　諸所作事當畧述，　得道勝士縱一人，
希有行事亦無邊，　雖具神通廣長舌，　乃至經於百千劫，
讚述猶恐不能盡，　今惟遵師所告語，　謹依傳授而筆錄。

我等師尊佛密怙曾云，三世諸佛一切密意言音大海，剎那剎那，恒相隨轉成事業故，正法言教，孰能如量任持受行。然我本師大成就者寂靜大師云，加持付法，凡有七系，諸系教授，我悉從師，聽受無餘。

第一系　大手印教授付法傳

一　大阿闍黎婆羅門羅睺羅

大阿闍黎婆羅門羅睺羅者，生於歐胝毘舍國婆羅門種姓家，幼而精嫻吠陀及諸支分，十八明處八觀察等一切外典，常為五百婆羅門童子誦秘密名號。時金剛瑜伽母化為賣酒女形，來告阿闍黎言：「勝

義智慧甘露，希暢飲之。」遂無分別而飲其酒，內心即得勝三摩地。

然流言起，謂其失壞婆羅門種姓，諸婆羅門競欲貶斥，阿闍黎以已得瑜伽威力堪能故，乃令諸婆羅門為吐酒之加行，又以大石投於湖中，而告眾言：「若我飲酒，此石當沉；若汝等飲酒，而我未飲，此石當浮。」言已，石浮水上。此為以神力制伏諸婆羅門也。其後來中天竺於佛教中出家，漸成比丘三藏法師。

此阿闍黎之親教師（和尚），為上座黑。黑之親教師為尊者馬鳴。馬鳴之師祖為優波掘多。此之師承，雖為上師所傳，然難於稽考。西藏相傳有謂彼即佛子羅睺羅親傳弟子者，此說無據，摒棄為善。爾後為那爛陀親教師，廣作佛教事業，諸大乘經廣宣流布。

其後欲修明禁行，心住無相三摩地，而不傾動，遊行諸國，終於南方摩哩訶吒處，見一能令全身解脫之大地瑜伽母，作製箭女相，彼以輮箭使直等事，表實相義，直指本源，現證法性。師遂携此製箭女為手印，遊行諸國，作賣箭業，智慧展轉增長，遂得葜囉訶（鍛箭師）之名。然諸世人以師曾為一切僧伽之上座，故頗不謂然。

有國王等及諸臣民前來瞻視，競相譏嗤，時阿闍黎輮箭不已，而作頌言：

「嗚呼我昔為梵志，　曾與賣酒女同行，　種與非種我不見。
比丘剃髮持禁戒，　而偕妻室共遊行，　貪與離欲無有別。」

由唱此無盡藏金剛歌故，國王臣民五千人等，皆得現見實相之義，其身亦成持明之體，以神通力昇虛空中，漸隱不現。

其餘依大手印探心元者多百千人，於一切方，聲名洋溢。師為眾生廣作饒益，其後即身往生他方佛土云。以上所述，西藏諸派共傳如是。然佛顱頂續一抄本中，曾謂師未嘗出家，故名婆羅門羅睺羅，與上座羅睺羅非一人，彌若譯師亦作是說，實不應理也。

注一　按羅睺羅大師以前之傳承，與中國舊傳有相合者，據薩婆多部記目 錄，長安城內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宗相承畧傳目 錄，付法藏傳，毘奈耶雜事，及三論玄義諸書所記，參以多羅那他大師印度佛教史所述，佛涅槃後傳法次第，畧可整理如下：佛傳大迦葉，大迦葉傳阿難，阿難傳末田地，末田地傳商那和修（一作舍那婆斯），商那和修傳優波掘多，優波掘多傳提多迦（毘奈耶雜事譯名有媿），提多迦傳吉栗瑟那，即大手印傳承中之上座黑。印度佛教史中以上座黑與阿育王同時，則其弟子羅睺羅當生存於公元前一二世紀左右。考羅什譯龍樹傳，稱龍樹之卒始過百年，羅什於公元四〇一年開始譯經，則龍樹之卒，當在公元第三世紀末葉，羅什亦傳龍樹住世約二百餘年，

或三百年，與多氏所傳龍樹世壽二六五歲相近，當為實錄。據此則龍樹生存期約在公元初三世紀時代，可與羅睺羅相銜接，龍樹大智度論中，曾引羅睺羅所作讚般若偈，足徵羅睺羅為龍樹之先德，近世學人，頗有以為傳密之龍樹，與中觀宗之龍樹大師非一人者，實未深考此等史實所致也。

注二　四吠陀為黎俱吠陀、衣柔吠陀、娑摩吠陀、阿闥婆吠陀。八觀察為外道八論。

注三　十八明處為印度古代世間學藝總名，計有音樂、房中、生藝（指農商）、數、聲明、醫方、禮法、工巧、射術、因明、瑜伽、聞（指吠陀）、念（指法典）、觀星、算、幻術、古代傳說、古史。

注四　大乘契經之廣演流布，始於此阿闍黎之世，師曾從鄔祇毘舍國王毘蘇劫波聽受金剛乘法。十萬頌大般若經，及四續部密法，均於此時出世。

注五　師祖馬鳴，當為與迦旃延同時之馬鳴菩薩，非公元一世紀出世與迦膩色迦王同時之馬鳴也。

二　阿闍黎龍樹

薩囉訶之弟子即龍樹阿闍黎，師生於南方吠陀婆國婆羅門種姓家，誕生之時，諸相師言：「若宴百比丘百婆羅門百俗人者，分別可得七年七月七日壽命，否則別無他術，可令延生。」父母依行，迨預期時限將近，乃遣其偕僕一人，漫遊他國，後至那爛陀寺，遇親教師羅睺羅，令誦無量壽明呪，遂得延壽。

即於彼出家，於大小乘一切三藏及諸明處，無不通達。其後修大孔雀佛母大黑天等，成就丸藥、安膳那藥（隱形眼藥）、寶劍、捷足、攝取精華、開伏藏等多種悉地，及得摧伏、復蘇等一切威力。夜叉龍等一切非人來供驅使，尤以成就攝取精華悉地故，成金剛身，得大如意神足通力。

師得成就大黑天明呪已，欲往馱那迦吒迦洲中，迎請大黑天續部經夾，遂至彼洲，依障眼法而修幻變，以幻變力諸空行母頭暈目眩，遂得請出大黑天母及大黑天八種本續，自二臂續以至十八臂續，及俱嚕俱梨（咕嚕咕哩），觀想法等。又得智慧空行母口傳教授及不同修法百六十種，其後又修寶劍、水銀等八共悉地，品類非一，皆得成就。

初親教師羅睺羅跋陀囉專修至尊聖度母法時，龍樹來至親教師處，為五百僧眾任授事職，時十二年中，饑饉荐臻，摩揭陀國幾盡荒

蕪，師觀此為有情業報，乃製化金藥，點化黃金，至遠方國中無饑饉處，易穀養僧，令無匱乏。後阿闍黎羅睺羅修法成就，出見國土皆已荒蕪，而問因緣，師白：「恐妨吾師修法，未敢稟請。饑饉荐臻已十二年矣。」

阿闍黎怒云：「斯何言歟？汝豈不知我有普降食雨之力？汝於有情，悲心太薄，違菩薩行，當修百八寺院，千佛殿，萬窣堵波，以淨汝罪。」師念此事，以一比丘難以蔵事，當從染婆羅（財神）求財寶，從諸龍求事業助伴。然當先令諸龍生起信心，遂修俱嚕俱梨明呪，鉤召德义迦龍王女及其眷屬，時於說法大會中，龍女二人及其眷屬現身為少女形，一由旬內瀰漫勝土，旃檀香氣，所經之處，彼等去後，餘香氤氳不絕。

師問彼等何事前來，答曰：「我等乃德义迦龍女，為護人影，故以勝土旃檀塗身。」師言：「若爾可施此旃檀木建立一度母像，更願為我建立寺院事業助伴。」答言：「當轉白我父。」翌晨二女來言：「龍王來書言：『阿闍黎若親來龍國一行，即可奉命，否則不從。』」爾時師為迎請般若十萬頌等廣益諸龍國及人世故，遂暫赴龍境。

時有世尊釋迦牟尼教法中阿羅漢多人，在龍宮中受諸供養，見師問言：「我等為阿羅漢，汝乃三毒具足之凡夫，何故於此不為龍毒所傷？」師言：「我已修成大孔雀佛母法矣。」有說師曾問彼等言：「如來教法，本說諸法自性，了不可得，然今地上諸比丘眾，競反此說，汝等知見以為如何？」諸阿羅漢答言：「諸法自性，誠如汝說，然於後世有諸聲聞，起有所得見，佛在世時，亦曾懸記。」

爾後為諸龍等宣說正法，長時住彼，請出般若廣本及陀羅尼觀想法多種。有謂般若十萬頌本，結尾少分，龍王未與。有謂正法三度遭毀之時，致令不全，後說較確。其後重返地上，廣造正理聚（六論）等多種論典。有比丘商羯羅等於大乘法，瞋心起諍，師皆摧破。又有聲聞孫馱波所造謗議論典多種，師盡蒐集，埋藏地下。又於南方闍吒三伽羅處，與外道五百辯論會諍論，師悉摧伏，引入正教。爾時所建塔寺亦悉成就。

此阿闍黎所建之塔，一切方所，無不遍有，如是大乘教法，如日中天。後師往變鈴巖及丁俱吒山等為金。至尊度母告言，未來當起爭矣。師意遂止。然山中仍有金礦甚夥，每多多出現，山石亦多轉成金色。後師於途中見有童子多人嬉戲，乃授記一人，後當為王。遂往北俱盧洲及餘洲非人住處，凡十二年，迨返南贍部洲時，前所授記之童子，已即王位，名為樂行，於阿闍黎恭敬供養。此王亦依阿闍黎教授，修成攝取精華及役使夜叉悉地，建立安住僧伽之寺院五百處。

阿闍黎後住吉祥山約二百年，以諸夜叉女為眷屬，修真言行，其身成就三十二相好。其後捨頭因緣成熟，師之住世已六百七十一年，此乃以半年為一年計，實則未滿二百六十五年，時王之幼子，名為蘇舍訖底，譯言妙力，或名具力，欲得王位。其母告言，汝父王得阿闍黎加持之力，身壽齊等。阿闍黎已證金剛身，長生不死，父王先生諸子均未得王位而歿，渠等子孫亦先逝世。

王子聞言，極為不樂。其母又言，雖然有方，阿闍黎乃菩薩，若從乞頭，必肯惠施。阿闍黎若死，汝父必同時薨逝，汝可得王位矣。王子乃詣吉祥山乞頭，刀斫不斷。師見此乃往生曾以青草斷蟲頭之業，乃以俱沙草斷頸，而授其頭，並發聲言，我今往生極樂國，後當仍入此身中。

爾時大地動搖，饑饉十二年。王子以阿闍黎已修成攝取精華悉地，懼師爾後身首復合，乃携師首至多由旬外，然師首為藥叉女所奪，安置於一磐石口中，磐石開口之處，自然而有聖觀自在石像五尊，身首二處，各由施主夜叉女建立佛殿，兩處相距昔約四由旬（約一百二十華里），今已不及一俱盧舍（約六公里），其處我師曾往朝禮，見其殿堂石壁，密合宛若巖窟，神變異常，威靈顯赫，其殿無門，自窗內窺，見師身首皆在座上，猶如石像斷軀云。

註一　毘陀婆古國名，今之貝拉爾，地在訖利尸拏河及耐林陀河之間，以其地域廣大，故又名為摩訶剌佗國（大邦），恭建那補羅亦名毘陀婆，乃其古都，即今之具德爾也。婆囉陀河中境而流，分國為二，北部都城為阿摩囉婆底，南部都城為波囉底瑟佗那，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卷十一，記此國事甚詳。

註二　馱那羯磔迦古國名，在東南印。清辯菩薩於此國修金剛手法成就，現身入阿修羅宮，待彌勒菩薩成佛。見大唐西域記卷十。

注三　「續」顯教三藏中凡佛所說者，名為經或契經，梵語為修多羅，密部中則凡諸聖所說，胥名為亶特羅，亶特羅有相續義，藏譯即取此義。今即譯為「續」字，以名密部本典，顯密教典之有經續之別，猶中國墳典之分經緯也。

注四　德乂迦舊譯現毒，為龍王名。此龍王與佛教關係頗深，漢土舊傳其為呵梨帝母之夫，毘沙門天王及大吉祥天母乃其子女。

注五　傳說龍影有毒，人不能近，龍女以旃檀塗身，始可入眾人中。

注六　正理聚等論典，即指中論、廻諍論等論。

註七　由旬（踰繕那），長度名，合八俱盧舍，約七公里左右，北方加倍。俱盧舍合五百弓或二千肘，約九百公尺，北方加倍。

註八　師身首本分二處，因有復合之說，遂距離漸漸相近，待至復合，密乘便當大興。今其遺跡已湮沒不現，並傳山已平為水庫，聖迹不彰，至增感喟。

三　舍婆梨大師

龍樹之弟子為大成就者舍婆梨，當龍樹住彭伽羅國（即今孟加拉）時，東方有優伶兄妹三人來獻伎樂，入於室內，龍樹知其為有緣人，乃示慧寶菩薩之像。三人請言，我等亦欲見此菩薩。龍樹以鏡示之，皆見自身在地獄中為火所燒，驚懼請言：「願聞解脫之方。」

龍樹乃授勝樂灌頂，依法觀修，皆證實義。親見慧寶菩薩，雙運成就。龍樹告言，汝當至南方山中，為獵獸人以利有情。二妹名洛計，及補尼；後世名為鉢特摩韈底，及若那韈底空行母；西藏則呼為恰欽達郭，及多哈切勘，即具蓮具智之義。二妹與兄共住南方吉祥山中，行同獵人。後兄證得金剛持位，名為大成就者舍婆梨波。此獵獸等事實，為聖行雙運之行，不當作異解。此阿闍黎亦名小薩囉訶。

註一　布尼據多氏印度佛教史則作瞿尼。

註二　師與笈多王朝第二世並世。師既以得道而壽蔽天地，傳說謂其仍住吉祥山，初為獵人時，技藝超羣，觀自在尊為伏其我慢，乃為示現以一箭而射百蛇，師請學此藝，觀自在尊以鏡示之，見此乃地獄之因，遂收心入道，此又一傳說也。

四　盧伊波

盧伊波者，乃西方烏萇國王之一書記，本名普善。當得成就者小菠囉訶舍婆梨波唱金剛歌時，與其相遇，乃授與灌頂教授。師修法時仍任原職，後至塚間入空行母會聚中，行庖炙傳食之事，金剛亥母乃于幻化曼荼羅中為授灌頂，並教之言：

「兩足曲膝禮，　永斷生死役，　金剛薩埵王，　數數我禮請。」

師知當無散亂專精修法，若任原職，仍逐散心，矧獲果實，尚須精進，乞求齋供亦生貪嗔，當隨緣為生。乃潛赴東方彭伽羅國，見恆

河邊魚腸山積，乃于其處以魚腸為食，經十二年，專修觀行，證得大手印最勝悉地。後知調伏歐胝毘舍國王及大臣等之時機已至，時值此王接見南方一國王，於園中設座，四衢道中滿陳供物，國王之前則有唱吉祥讚諸婆羅門圍繞前來，見其座上有青色人，蟣虱遍身，頭髮蓬豎，偃蹇而臥。

眾令其起，呼之不應，三十婆羅門競相挽曳毫不動搖。時師見彼婆羅門自無能力不覺失笑，阿闍黎言：

「此處若爾三世亦如是，　一為主人餘一為其僕，
妙慧于他正行嘲笑者，　生死希有何需多言說。」

王言：「速驅此人。」軍眾奉命前來，阿闍黎作訶訶呬呬笑聲，一切軍士俱皆僵立。中有一人知師為得成就者，遂起恭敬心，登時解禁，彼復教人，俱得解脫。

于時國王生希有心，前來問言：「汝為何人？」師亦反問：「汝為何人？」王言：「我乃國王。」師言：「我亦國王。」王言：「汝何不具國王儀仗？」師言：

「大地為床隨緣敷臥具，　明月為燈輕扇如意風，
太虛為幔擁離欲室女，　三有無畏安眠瑜伽王。」

言已，即為國王及大臣二人授勝樂灌頂及教授，亦教吉祥現觀。

爾時告國王言，汝當往南方俱摩囉剎多囉處為一妓女僕役。又告大臣婆羅門言，汝當往東方波羯囉那那揭囉處，為一賣酒女僕役。汝等二人若能如是修十二年，即可證得最勝悉地。時彼二人即斷欲塵，如教修行。國王為一妓女僕役，凡有人來即作洗足等事，密修三摩地，某日有男子午夜歸來，見奴舍中火光熾然，逼而觀之，乃睹奴身放光，知其已得成就，遂與妓女俱請容恕。

爾時阿闍黎（國王）即于其處廣宣金剛乘法。某日振鈴而作集會輪，會中有一千零十六女子與師俱昇虛空，證得最勝悉地。妓女男友啟請授記，師（國王）言，城東有一石碑，上有一象口向東方，若每年以白芥子灌之，迨象口向西，即得成就。此師名陀梨迦波或陀梨波，乃「妓女之僕」之義也。

其大臣則作賣酒女之奴，以磨米為緣，現觀心之實相，一時于三昧中心神恍惚，未為鴿食，賣酒女詈之。異日唱金剛歌，眾人聞之皆知其已得成就，遂廣說金剛乘法，令無量眾生皆得解脫，由於舂米之徵吉（臼）中而攝心故，得名為徵吉波也。

大宗師彌底梨波

舍婆梨之後世弟子為大宗師彌底梨波，其名為彌底梨多，彼為婆羅門外道之學者，後遇那洛波而入內道，請授灌頂及教授，于那爛陀

寺出家，依止寶生寂等大德上師多人，得成大學者。
其後住於超岩寺鎮伏相精舍中，既示學者之相，又修成就之法，面見金剛瑜伽母，知已屆有三昧助伴之時，乃密修內普行法。
有一沙彌見阿闍黎與一女人共飲旨酒，乃於眾中責之，阿闍黎吐乳，而于沙彌作吐酒之加行，彼遂吐酒，眾皆無言。又于一時，寺中主事等人乘便掩來，酒變為乳，女隱不現，一說女變為鈴。其後寺眾伏伺，師不及以咒力轉變，遂為僧伽所逐，乃于恆河上敷皮座乘之而去。相傳其時寺中為主事者即尊主阿底沙，後阿底沙為淨此罪，曾依止大宗師聞法，乃來西藏云。
爾時師雖已得無量神力，然于真實未證少分，遂遵本尊授記，至吉祥山，訪求舍婆梨波。于南方道中遇王子娑羯囉，二人俱詣吉祥山。附近諸人皆言，舍婆梨波乃古昔得成就者，今何可尋？彼二人專志懇求，六月不懈，終遇舍婆梨波，見其頭髮散披，蟣蝨墜落，有婦二人共行欲事。彌底梨波心微不信，然彼王子趨前禮足。舍婆梨波言，阿耶闍囉嚩攞呼。王子立即解脫而證虹身。
師遂生信，又見二婦宰殺豬獸及孔雀等，又生少疑，舍婆梨波彈指作聲，彼等皆隱。乃受灌頂及教授等，生起證見實相之智，得為無量勇士空行之主。爾時心念，今當修成寶劍等八大悉地，駐壽一劫，為持明仙，乃修法物。迨成就相出現之期將到時，舍婆梨波現身，以期尅印擬之，皆化為灰，斥言：「何修此幻事而捨廣大實相之義。」師後赴中印。
西藏傳說，師曾與扇底波諍論，實不應理，印度境內從無此說也。
師于塚間寒林中多次示行奪舍之法，又以修成大黑天故，數百由旬之外動靜之物無不能攝，曾將摩臘婆國王之女從空攝來，後為空行，名伽馱囉。師後以住東方俱薩攞林中為主，其空行則化為野干，為取供物，修成視法，其身能化種種色形，出現無量希有之事。以昔于舍婆梨波兩度不信，故即此身不能轉依。
約于七十歲時逝世，于中有位得大手印最勝成就。師約于那洛波逝世時開始利生，其名聲及弟子數雖畧不迨，然其利生事業則極大云。于印度中前此大師雖多，然後繼者則為數無多，教法盛弘反在尼波羅及西藏等北方諸處矣。彌底梨波之弟子據西藏舊派相傳有四大、七中、十小之說，然中小之數印度無稱，若四大弟子則遍傳聞也。
四人為俱生金剛、空性三昧、囉摩波攞及金剛手。俱生金剛亦名宅伽，著有十真實釋及依處攝二書；空性三昧亦名天生月，編有般若智慧明教一書；金剛手又名印度手，著有金剛勾集。此三師即身皆未得持明位。囉摩波攞傳法于喜護，著有灌頂指示釋。又其明妃得

通力者，有瑜伽母大寶天女，與宗師本人知解同等，得持恆河一半果位（果位名）。
彼之種姓為剎帝利，生于南方羯拏吒羯囉，幼即嫻熟多種明處，十二歲時依止宗師彌底梨波，彌底梨波逝世後，即于吉祥德聚塔巾為上師，三年不語，一心修行而住，邇後現證一切心要之義，多住南方饒益眾生，大黑天賜與寶劍悉地，即此色身入地下吉祥門至阿修羅處，今尚在彼云。阿闍黎俱薩囉跋陀囉及阿悉多伽那二人，曾從之咨請大手印教授，智友亦親從聞法也。大阿闍黎寂密一系諸師于彌底梨波亦深致讚歎，于阿摩那悉擺則頗有勝劣之差也。

第二系　拙火傳承

一　阿闍黎毘流波

第二付法傳承為拙火（按拙火近代亦譯忿怒母），拙火教授昔所未有，毘流波亦未從餘師得聞此法。此派法要乃由阿闍黎毘流波，親從金剛瑜伽母請求而得者。此阿闍黎為那爛陀羅寺一比丘學者，喜飲旨酒，與女行欲，為僧伽驅擯。爾後至恆河濱呼一舟師令與渡船，舟師言：「當付船資。」時身無錢，即以期剋印指恆河，應時河水逆流，逕越而過。

時鄔胝毘舍，有一賣酒女，師來買酒，女言：「當先付值。」師乃就日影界際劃一紋綫，告言：「日影不逾，即付汝值。」以食指擬日令住而飲其酒，以住日不行故，日晷滴漏等計時之具皆迷謬錯亂，眾人皆知為瑜伽師顯示神力，國王乃來為付酒值，請放日行，其時已逾三日云。

後為底哩陵伽國王迎請供養，一時受食外道供養天神之物，不作禮，王等責之，師乃作禮，外道天神像俱皆崩壞，天神像之首為毘首那佗乃怖畏軍（外道師名）所建，以四面陵伽（男根）為嚴，亦裂為四塊云。後至荼吉尼頗吒一外道會堂中，有一俗人所立之三股叉（大自在天之標幟）上懸人肉，阿闍黎見之擊掌，其叉即壞。

又有旃胝迦（大自在天之妃）一軀，顫動靈異，師以棒壓其頭，即下陷人胸，僅留二耳在外，此像至今尚在，師乃囑其勿再損惱有情，此荼吉尼頗吒，西藏相傳或云在南方，實當在東方，或謂降伏此天女者乃瞿囉剎。後至蘇刺佗國，其地有一名為蘇摩那佗之大自在天石像，神異無比，師以期剋印擬之，竟不摧壞，訝而諦觀，乃見其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按此像後于公元一零二四年為伽色尼之回教王摩訶末所毀），有謂石像上乃摩利支天母像也。師乃取去菩薩之像，大自在天即現真身，請受教命。

師言：「汝當于汝供養處供養百僧，不受殺生供養，並以供品供養我身。」大自在天言：「佛教不久即滅，而我之供養長存。我當于佛教住世時供養僧伽。」師乃于石像手中置化金藥，咒之曰：「去。」藥隱不現。其後每日可自石像手中取化金藥，以觸鐵銅，皆化為金，即以此金存養僧伽。

其後佐那伽吒一國王請化二萬兩黃金，後欲請益，石像之手印即時合攏。又有一貧婆羅門，以一土塊置像掌中求變為金，像言：「七日後來取。」其後三日之間漸變為金，有二國王使人見而欲取，婆羅門乃求其像，像手即合。王使一人以杖擊像手，擊者手斷而死，

一人又言：「斷此像手。」其口即啞，國王亦發狂而死。其威靈顯赫有如是者。
今日其處已無僧伽，其石像仍在一森林中，極難趨入。像身紫黑色，大張其口，肅然而住云。其後當囉摩波羅國王時，立名為悉洛波瑜伽師，至中印度，行利生事，以洗足水灌國王囉摩波羅乘象婆那斯陀，于戰爭中摧伏八回教王。其後東方瞿囉境中有大食王，師至其處，坐其枕上，王命投之于水，屢還原處，又令火焚，亦無所損，又以種種刀杖斫刺，刀杖皆壞，又以六斛毒物令服，一晝夜間多人守護，然阿闍黎色力愈增。
王知其為得成就者，問言：「汝為誰？」答言：「我為毘流波。」遂于其處，為數有緣宣說教授。由恭敬依止故，師為彼等說真實句，即有多人獲得共同悉地。其後又至盤伽羅國住約四月，曾有多人親見之也。其後不知師去何處。有謂師赴漢地，今仍在彼，有謂毘流波曾三度出現人間，此乃第三度也。此阿闍黎亦名吉祥護法，當知與那爛陀寺之親教師上座護法非一人也。

二　黑毘流波

毘流波之弟子為黑毘流波，生于鄔胝毘舍國為婆羅門種姓，當其母懷孕時，諸婆羅門相師預言其當犯四罪，故名為黑。當七歲時，父母為令其四罪不生故，使其遠遊異邦。邇後歷時頗久，其母婆羅門女名洛乞史彌，因夫及公婆皆死，亦漂流異鄉，失壞種姓，于鄔胝毘舍東方為賣酒女。
其子後亦來至鄔胝毘舍，至其母處，母子不識，子與母交。後就一罈中飲水，其實為酒，飲之而醉。怒投其罈，適中一牛而死，又欲隱殺牛事，乃于夜間，投牛餵狼，村首適有一婆羅門徑行其處，夜間不見，誤中其首而死。心中疑懼，乃問賣酒女往事，得悉此女即其生母。如是先所授記四種罪行皆應。
所謂殺婆羅門，與生母交，殺牛，飲酒。即吠陀中所說十六種失壞婆羅門種姓中之四種罪行也。此四種罪行一時均犯，為淨此罪遂遍訪內外諸道，然于諸師不能生信。後遇阿闍黎闍爛陀梨波授以金剛亥母教授，告言，當以此法淨汝罪障。其後至恭俱那國，入水沒頸，修法六月，然相不現，乃斷法事，自水中出。往詢阿闍黎，阿闍黎告言，今若再修，速獲悉地。
乃于其處，如前修法，七日之晨，金剛瑜伽母現身作童女形問言：
「阿尸吒薩伊佉知，　那波薩伊闍羅那，　劍阿夷布恒囉，　頓呬恭俱那摩囉拏。」

意謂：「海流八百，河流九百，吾子從何而來？汝將死于恭俱那耶？」師即答言：「阿夷摩多跋折囉瑜祇尼，帝哩薩囉拏。」意謂：「慈母金剛瑜伽母，我來歸依汝也。」
時金剛瑜伽母以手按其頂，即得殊勝三昧。告言：「與汝多生有緣者為毘流波，現住摩囉賀吒，當往求之。」時毘流波于其處已得金剛顱結大印最勝悉地，往來塚間，修禁戒行。此師亦修金剛顱結，戴青色小帽，聞今尚未斷絕身業，住于烏萇國中云。此大小毘流波二人，皆依燄鬘德迦及亥母法而得成就。

三　毘耶陀里波

小毘流波之弟子為毘耶陀里波，此師初為殺鳥種姓，其日見一鸚鵡口銜菓實，飛翔空中，師問，汝何所往。答言：「此處有一得成就者名毘流波，今往供養。」師念，如此畜類亦有善心，況我為人，能不修善？乃取菓實數品授彼鳥言：「願汝持此往獻彼得成就者。」鸚鵡即以此獵人之菓奉獻，毘流波不受，告言：「鸚鵡，今後勿將如是罪人之物携來。」鸚鵡啣菓還付獵人，獵人問言：「汝何故不獻？」鸚鵡答言，彼得成就者曾如是言，即以其言告之。
爾時獵人心生愧悔，欲懺其罪，乃數數週遊林中尋求上師，後得相遇，授與灌頂及教授，遂一心觀修。然仍憶念獵鳥之事，乃請于師，師言：「此等妄念極難斷除，縱斷亦難得三摩地，若爾，可和泥漿製為鳥形，割彼等頸而修三昧。」彼遂如是而修，終于十二年間證得大印最勝悉地。于諸城中示現種種殺鳥神變，並食鳥肉。諸人嗤言，安有身形同瑜伽師而乃殘殺有情者。前所殺鳥悉皆復活。
如是十二年間作獵鳥業，修明禁行，其名亦號得成就者毘耶陀里波，毘耶陀里波乃獵鳥者之義也。此師傳俱薩里跋陀囉為拙火傳承之一派。

四　種毘呬嚕迦

復次，毘流波傳種毘呬嚕迦，此阿闍黎西藏相傳為皮匠，其實為東方底布梨一國王也。當阿闍黎毘流波至其國時，此王心生淨信，請師攝受，遂授灌頂及諸教授，王即依之修習，廣生二次第證德，知已屆作行事之時，當畧修密行，乃依指示求一屠家女名有蓮者依之修法，遂壞剎帝利種姓，為臣民等奪其王位，擯逐于外。爾後修明禁行，遊行諸國及森林間，得名種毘波王，言種跋者即屠夫也。
彼等住于城外，殺魚、鳥、獸而食，無肉賣時，即作歌舞、賣根菓等邪惡之業，其行不淨，乃劣種姓中尤卑賤者也。此阿闍黎本非屠

種，以納屠家女，故屬屠種。名種毘者，乃有屠女之義。阿闍黎根性極利，自毘流波傳法灌頂以迄被逐不迨六年，爾後長時遊行諸國，本國中疾疫流行，饑饉荐臻，苦難日深。諸占相師卜言，此乃有福德王被逐在外所致當速迎請。阿闍黎遂與明妃騎乘母虎及母犛牛，手執毒蛇而返，眾人見王，皆知彼為得成就者，乃恭敬禮足。國中災難皆息，國人之中諸具緣者請其攝受，遂傳一切教授，即有多人證得悉地，成為勝成就者。

爾後于囉馱地方，俗語名為陀囉囉，有一國王破壞佛教，其處有虎與蛇，極為可怖，為伏彼王，阿闍黎乃至其城附近一森林中而住。時彼王言：「此惡瑜伽師不可住此。」阿闍黎遂現神變如前故事，以觸毒蛇而為嚴飾，以見毒蛇而為鞭具，以息毒蛇而為頭冠，來過王前。王及居民皆大驚懼，即以黃金時華散撒而請白言，願阿闍黎往詣他方。阿闍黎即變自身為二臂呬嚕迦像，母虎亦離地肘許行虛空中，告諸人言，汝等若不入佛教者，當即放此有毒諸蛇。眾人聞之皆大驚懼，悉入佛教，陀囉囉境內外道一時絕跡云。

爾後至南方羯拏吒迦國中于一林中與多眷屬共修三摩地，又于阿吒吒賀薩塚間修行，國王三牟遮耶為施主，與五百瑜伽士女六月之間轉會供輪（資糧輪），有一婆羅門種比丘不信資糧行，未求師許，即行外出，彼由破壞師教故，立即死亡。其餘五百人無一不得悉地者。時其近旁有一外道國王，修建外道派塔一百八座，外道萬人會聚開光，殺害種種食生之物，取其心臟作為供品，積有三人之高，阿闍黎有一女侍來至其處為眾所毆，阿闍黎乃示神力，黃昏之時所有諸塔悉皆倒立，一切供物散洒十方。翌日王及外道皆大驚懼，俱詣師所，請求寬恕，並求諸塔悉返原狀。

爾時阿闍黎言：「汝等自今以後，不得為供神故再殺一生，若再殺者，所有諸塔皆當崩壞。」為示現佛法威力故，即言：「所有諸塔皆復原狀。」諸塔即時矗立如前，諦觀無異。後時其地一王又行牲祭，一百七塔皆分為二，或裂為三，迄今尚以鐵箍之，所言外道之塔皆具迦陵（男根）者也。如是于彼長時利生，即此色身昇虛空界，彼之弟子得成就者四人，為首即屠種瑜伽女、阿闍黎阿羅羅金剛、呬摩羅金剛（持金金剛）、中印度之囉多金剛（愛染金剛）四人也，其餘復有阿吒婆迦、阿闍黎揭婆梨波、闍耶室利、難勝月、囉睺羅金剛等，亦親禮此阿闍黎之足而得少分悉地者也。此中由大成就者種毘波傳屠女瑜伽女，彼傳囉多金剛，彼傳黑行，成為一派。又由屠女瑜伽女傳行者，又成一派，此派乃拙火付法中之主系也。

五　屠女瑜伽女

屠女瑜伽女以四視法饒益有情，以修成四業真言及多種加行，凡有所作，威力極大，迄今尚存云。彼多咏金剛歌饒益有情，後昇空界，彼乃呬嚕迦對種毘波師授記之印母也。

六　難勝月

難勝月者，親從屠女瑜伽女請法，彼為極聰慧善巧之學者，曾從種毘學派中多人聞法，後唯就屠女瑜伽女一系中求傳教授，于烏萇國專心修觀，得遇種毘波及其明母，授以訣要。乃于塚間以乾顱骨築一小舍，以一瑜伽女為修法役使，以一弟子送資生物，專精修行，終生殊勝證德，而見呬嚕迦，獲得共同悉地。其後一時作大會供輪，鈎召一切空行母及飾母（不能飛行）入會。
洛護囉國有一美女將家中一切有果樹木連根拔起攜來會供輪中，心知其夫夜間不在，實則隱于園中芒果樹枝中也，此樹亦為連根拔起攜來會中，時此會眾正食大肉等，諸瑜伽士女共相受行，此人見已，于妻及會，其心不愉。阿闍黎言：「我等會中有密犯者，當解脫之。」翌晨此女復攜樹木，還植本處，告其夫言：「汝已得阿闍黎蘇突闍耶旃陀羅教命，汝已解脫。」言已其夫即死，是等神力無量無邊。難勝月傳法于其明妃蘇部伽，彼傳陀耶室利，彼傳中金剛座，彼傳俱薩梨。又由行者傳僧伽羅瑜伽母，彼傳難勝月。

七　囉睺羅金剛

難勝月傳囉睺羅金剛，彼自幼年即見本尊，出生剎帝利種。為毘羯囉摩寺之博學比丘，即于寺中修習真言。上師告言：「當修普斷行。」然我慢增上不從師教，暫未修普斷行，後為淨此罪，乃專精修法，然全無成就。上師俱拏阿羯囉教言：「當斷汝舌及四肢。」遂斷舌及四肢，即時觀自在、金剛瑜伽母、大黑天、度母四尊現身加持。
爾時上師若那婆揭囉教言：「汝當于此水中沒身七日。」如言奉行，其身上血為極多水蛭所吮，幾瀕于死。由此二事遵上師教，罪障得淨。後至南方修觀，得證大印悉地，住於興祇梨黑山巖隙中云。興祇梨者非西藏蠻界，乃在印度南方也。此師傳陀那室利。如上所說，此系唯傳喜金剛之拙火也。囉睺羅金剛有謂其為那爛陀寺一學者，廣傳未說。又有隨行小毘流波、黑行、種毘呬嚕迦、難勝月、俱薩梨跋陀囉以次相承一派者，然其說不淨。

第三系　業印付法（羯摩）

一　因陀囉部底王

親見佛面之大因陀囉部底王（大帝覺王），其本體即金剛手也，所有本具新證皆難思議，于此教法中為一切秘密真言之主。彼為烏萇國王，繼王位後，安樂而住。時佛弟子諸阿羅漢，飛往餘洲，往來過境。因陀羅部底王見之，以遙遠故，不能細辨，乃問諸臣言：「此紅鳥羣為是何鳥？」諸臣答言：「陛下，此等非鳥，乃大仙人佛婆伽梵之聲聞也。」王欲見佛，諸臣奏言：「路途遼遠，不能抵達。」王即懇禱，翌日正午，佛與弟子五百聲聞俱來烏萇，王遂廣興供養，請傳成佛方便。

佛言：「大王，當捨欲樂，依止三學及六度行。」王言：「我所求者，乃有妃嬪恣享五欲而能成佛之方便也。噫，喬答摩（瞿曇）：

瞻部園中可愛樂，　斷除欲樂之方便，　我寧受生為野干，　亦決不願學比丘。」

爾時諸聲聞眾皆隱不現，空中有聲言：

「此處無有八種人，　聲聞獨覺亦無違，　菩提薩埵大神變，化現彼等為此形。」

即於其處出現無邊大曼荼羅，為王灌頂，王立成就雙運之身，世尊亦以一切續部付囑于王，王亦為烏萇一切眾生廣宣法要，諸續部經集為經夾，後與妃眾隱身不現成受用身，從一佛剎至一佛剎，結集一切密咒教法。其時不僅國王眷屬，即烏萇國人民、部多、禽獸、傍生乃至虫蟻，所有一切，無不皆依妙安樂道，而得悉地，證得虹身。

註　諾先師開示錄云，釋迦佛傳印度王爺立地成佛之法亦是「汝是佛」一句話，王爺信得過，立時心地明白而成佛。當時釋迦佛許多羅漢弟子均非常驚異，釋迦佛乃對大眾解釋云：「汝們都是顯教根基，王爺是密宗根基，各有因緣不同。」從此密宗法門即流布於人間，即指此因陀囉部底王也。

二　具德安樂遊戲母

親見大因陀羅都底王之空行母後仍住世者，為具德安樂遊戲母，此與薩訶闍悉地，即俱生成就遊戲母，乃異名同人也。此瑜伽母之事蹟，如俱生成就釋中所說，彼為烏仗那國中一小王之女，偶于一時與五百侍女俱遊行林中，時烏仗那國一處有金剛手菩薩化為仙人，

名曰安慰眾生者，諸女遇之，見彼仙人頭髮蓬鬆可怖，以為妖魔，大驚遁逃。爾時嬉女告眾女言：「汝等勿懼，我適見此人，心即生起殊勝喜樂三昧，此人乃大德也。」
即與五百侍女禮仙人足。仙人亦以手撫樂嬉女頂，遂能憶念往昔生中所得灌頂智慧，現證本身俱生心性，乃對眷屬諸侍女宣說，故彼亦名大瑜伽母。此女傳大蓮華金剛，此人後傳牧豕者無肢金剛，彼傳中蓮華金剛海生，彼傳中因陀羅部底，彼傳闍爛陀里波，彼傳黑行，彼傳善怙，彼傳無量金剛，彼傳俱薩羅跋陀羅。

三　大蓮華金剛傳

大蓮華金剛者，生于西方摩嚕國中一婆羅門種家，三藏及一切論典皆極善巧，後詣烏仗那國學秘密真言、外續部多種，亦皆綜練，遂修諸密法，獲得夜叉女及丹藥等共同悉地，然於真實義猶未了達，乃遊方烏仗那各處。遇一面見金剛薩埵之阿闍黎授以灌頂，遂見自性實相，其心念言：「雖手印灌頂智能顯真實義，然何不可見唯詮此事之一部經藏。」乃專心諦求，感得樂嬉女與眷屬多百千人俱來阿闍黎前，授以四印口訣及以密集為主之無上續部多種。由現證如上諸法門義理故，即身證得大手印最勝悉地，終於十二月間得大金剛持果位。此師廣宣諸教授，令烏仗那國無量眾生皆得殊勝及共同悉地，傳此師撰有秘密成就論云。

註　此大蓮華金剛出世在蓮師前，蓮師得成就後，烏仗那人以其功德與此師同等，故襲此師之名而尊稱蓮師為蓮華金剛，後世不究史傳，以二師為一人者，誤。據多氏印度佛教史所述，此師實與龍樹之弟子提婆同時，行化時期為公元四世紀初葉。

四　無肢金剛傳

無肢金剛者，乃一下賤種姓而具有法緣者，此師雖已證入大手印最勝悉地，然念己身所作當稟阿闍黎命而行，乃請於師。師言：「汝當依止牧猪女，行牧猪事。當漸證得金剛薩埵之身。」彼遂至烏仗那北方一城中，以牧猪行饒益眾生，於諸有緣者授以灌頂並宣四印教授，皆令成熟解脫，人共稱為吉祥牧豕師。

註　無肢金剛，著有般若智慧决定成就。其梵文原本已發現。

五　海生金剛傳

無肢金剛之弟子為海生金剛。此師原名薩洛嚕訶，即藏語海生之義也，師為剎帝利種，精嫻一切明處，為大班祇多（大博士），通密咒續部多種。此師曾為一國王所供養，有無數弟子聽其說法，時有樵薪老嫗前來採薪，先笑後泣。後師至此老嫗之家而問因緣，老嫗言：「先笑者，見汝說法形儀與金剛持說法無異，故笑也。後泣者，以汝未說金剛持密意，故泣也。」師言：「若爾請斷我疑。」老嫗言：「斷疑我所不能，汝當往求吉祥牧豕師。」師問言：「彼住何處？」答言：「彼住北方一惡城中。」此阿闍黎乃前往尋求，于北方一城中，遇吉祥牧豕師驅一大羣猪，一賤種女與之偕行，負一大捆柴。師知此等皆為表法，負柴担者，乃瞋恚不斷當下清淨之相；與賤種女偕者，乃貪欲清淨之相；驅猪羣者，乃愚痴清淨之相。既了知之遂求攝受，牧豕師又驅豕至一污穢猪圈岩洞中而住，師隨至彼，入夜以首枕門限而臥。

夜間諸豕鬥爭，毀此阿闍黎之資具，乃毆諸豕，其賤種老嫗起而驅師，師不顧也，如是有多晝夜安住其處。一日黎明，阿闍黎問言：「門前之人所求何事？」白言：「從真實義求攝受耳。」阿闍黎言：「此人號稱智者（博士），我慢極大，理不應為真實法器。」師為成就自利故，數數祈請，遂得授以灌頂及諸教授口訣等。

阿闍黎又以己之醜女賜與此師而囑之言：「當以此為明妃而修。」爾時阿闍黎仍為前王之所供養，心無異緣，專一修觀，十二年中證入大手印最勝悉地。此師初唯秘密受用而住，自此以後，于世人前亦行密行，諸人皆言，此阿闍黎受用賤女故不清淨，若阿闍黎不清淨者，王亦成為不清淨矣，由此全國一切處所皆成不淨，將有衰損，今當將此不淨根本阿闍黎與賤種女投入火中燒之，一切皆清淨矣。

諸人數以此事請諸國王，王于一時至宮殿頂，見阿闍黎自宮中與一賤種女外出，遂起心治罰，乃聚大木堆，置師及女于木堆上，復聚諸木，舉火焚之，凡經七日，火燄未熄。第八日中諸人清掃灰堆，見于其中有一小池，池中有一盛開蓮華，阿闍黎雙身現呬嚕迦（飲血）雙身之像威光赫奕，爾時諸人皆生希有，烏仗那國一切人等皆入金剛乘，國王與五百眷屬皆得悉地。

後于一時至摩嚕國，其地有人見于炎熱沙漠中諸野獸等反極寒顫，心知其處必有勝土旃檀，遂窮索之，得一旃檀樹株以獻于阿闍黎。師念以造一呬嚕迦（飲血）像最佳，然當摩瑩鏤治，故需一具足蓮華種姓三十二種功德之女，此女餘處無有，僅其國中受持外道法之國王其後宮夫人，具此德相，後于一時王見女手皸裂因問之言：「汝今逸樂若是，何故憔悴，手掌皸裂？」此女答言：「王不知

耶？每夜于一岩窟中有一大德，令我磨旃檀木，黎明又遣我返宮。」王問：「其地何在？」答言：「以頭暈故，不辨方所。」王乃潛究，欲悉底蘊。然至晚間，王亦心迷頭目 暈眩，見其夫人合掌向天，騰空而去，翌晨又于宮中出現，不知從何而至。次晚，王與此女以黃丹末，令其儘力散洒，女如言散洒，翌晨王循黃丹末跡至阿闍黎前，王大瞋怒，與侍從俱欲治罰師，時阿闍黎修金剛曲刀加行旋轉一陶瓶之頸，王及侍從皆轉面向後不能復正。
爾時王等怖畏敬禮，阿闍黎言：「汝當入於佛教，若不爾者，爾頭當斷。」王遂入于佛教，並建一呬嚕迦殿威靈顯著，加持極大。此阿闍黎曾行無量利生事業，證得喜金剛真實果位。此阿闍黎之弟子為中因陀羅部底王，彼即上述以火焚燒阿闍黎身者，此事茲不廣開，另于毳衣師傳中詳之。又一傳承派別中，由因陀羅部底王親傳蓮華生，蓮華生傳俱薩羅，俱薩羅傳小俱薩羅跋陀羅。

第四系　光明教授

一　大阿闍黎馬勝傳

此法乃由阿闍黎金剛鈴于烏仗那國親從金剛空行母請得者也。若據遠傳承而言，則有大阿闍黎馬勝者，曾證大手印悉地，修習光明不可思議三摩地，于烏仗那一城門旁結庵而住，國王及諸人等常來戲弄侮慢此師。後于一時，以烏仗那之大，無間山河悉有馬羣充徧，盡食田園一切所有，王及眾人驅逐馬羣，雖漸逼近終不能獲，有數馬逸入阿闍黎茅舍中，眾人前來察視不見一馬，乃知馬皆幻化，亦知阿闍黎為得成就者，時阿闍黎已以如意神足飛往非人處矣。

註　據多氏印度佛教史所述，此師約與無著世親同時，故其出世當在公元五世紀初葉，烏仗那即今之阿富汗西北部。

二　琵琶師傳

後烏仗那王等從馬勝弟子琵琶師請求教授。此阿闍黎本為剎帝利種，阿闍黎馬勝為其灌頂並傳教授，彼白師言：「我雖能捨王種事業，然不能捨琵琶之聲，當云何修？」師遂傳以依琵琶聲而攝心之教授，由此證得不可思議悉地云。

三　嬉女金剛傳

琵琶師之弟子為賣酒女，嬉女金剛亦瑜伽母。此師乃烏仗那國王之釀酒者也，當師十六歲時，阿闍黎鍾毘呬嚕迦來烏仗那說法，其王以喜外道故，未能調伏。阿闍黎乃至此賣酒女處咨以方便，此女告言：「以蛇怖之則受化矣。」於是阿闍黎用存想法化一毒蛇，具有觸毒，圍繞王宮。

王大驚怖無皈依處，賣酒女言：「諸外道師既無力救，當求鍾毘波師。」王遂至心祈請，時阿闍黎即至其處，所有毒蛇均入地下。王與眷屬皆信佛法，長時供養阿闍黎。爾時見此賣酒女為法器故，鍾毘波及琵琶師二人，均為灌頂並傳教授，成為獲得威力之瑜伽母，而吉祥夫人亦授以大樂教授，尤以阿闍黎毘拏波（琵琶師）傳以不可思議之教授，故成為諸具光明金剛心瑜伽母之主，廣行無量利生事業，亦號如意瑜伽母云。

註　吉祥夫人，即因陀羅部底王之妃。

四　金剛鈴傳

嬉女金剛傳法金剛鈴。此阿闍黎為鄔祇毘舍附近一剎帝利種，于那鄰陀寺出家，得名慧藏吉祥，爾後成為大智者，摧伏外道諍論，敵者共稱為尊勝天。傳師曾一度為那鄰陀寺之親教師，而後遇得成就者陀里迦波，遂請求灌頂及傳真實義，依之修觀，師授記言：「若往烏仗那者當生悉地。」遂前往烏仗那，于彼遇瑜伽母嬉女金剛，作牧豬女狀。

嬉女金剛授以大手印不可思議大欲理趣，遂悟入一切真實義。後至東方鄔祇毘舍一樹林中修觀，生起二次第殊勝證解。時此國王入林狩獵，見師心念比丘無活命物真可憐，即請師入城。阿闍黎言：

「不應輕侮善知諸事智者等，　較小草尖尤小受用彼不着，
如于不絕滴酒之濱有巨象，　身形粗壯細蓮華絲不能繫縛彼。」

王心念言，此比丘辱我，我當以惡報之。

乃宣于世曰，林中有一比丘，誰能降伏之者，當與重賞。爾時有一賣酒婦應命而往，爾後此婦恆送資生之物至阿闍黎處。異時阿闍黎以賣酒婦之女，具足一切具生蓮華德相，故取以為手印母，而修觀行，十二年中此阿闍黎即得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爾時為遣諸大城中不淨信者故，及為未來有情作福田故，建立觀自在尊石像。又為真言教法廣大增長故，一度化為童子童女形。

時國王聞此事已即囑賣酒婦言，趨呼阿闍黎來此城中。遂于城東門外聚集多人，阿闍黎于自林中入城途中，令置眾多酒瓶，其手印母自彼吹角前引，化身童子及化童女左右奔馳。迨抵城東門時，其國中人咸依前王凌蔑之詞唱言：「國王請不來，酒婦呼即來，此以何因緣？」唱已拍掌。

爾時阿闍黎以號角口擊地，地穿七穴，湧出大水，阿闍黎及母雙身化為呬嚕迦雙身，童男童女化為鈴杵，阿闍黎兩手執持，騰空而起。時諸人等漸為水沒，乃祈求阿闍黎，阿闍黎言：「當求觀自在尊。」諸人皆誦敬禮觀自在，是時水中自然現出觀自在石像，其水即繞此像，然後復入地中，後阿闍黎即對此國人廣宣金剛乘法，實得悉地之弟子無量無邊云。

註　金剛鈴師據傳為清辨菩薩之後身，清辨為南天竺摩擺耶國剎帝利種，出家後至中印度，從龍友之弟子僧護學龍樹論，後回南印，為五百僧伽藍之主。此師以提婆弟子佛護所解中論諸作未愜密意，遂造般若燈掌珍等論成經部行中觀自續派，據玄奘法師傳說，師曾至摩揭陀欲與護法菩薩諍論空有兩宗是非，護法菩薩拒而不見，未果所懷（前後九年）回本國後遂修金剛手法，竭誠三年面見本尊，令入馱那羯磔迦國阿修

羅窟待彌勒菩薩降生（見大唐西域記卷十馱那羯磔迦國條），奘師傳說，師入修羅窟時，年甫二十八歲云（見成唯識論述記義演），提婆為龍樹弟子，鳩摩羅什譯有提婆傳及提婆所造百論。

五　毳衣師傳

金剛鈴傳毳衣師。此阿闍黎為一王子，其鄉土亦為烏仗那之一部，亦有謂為鄔祇毘舍國者。師壯歲于一精舍出家，精嫻三藏，後至東方遇阿闍黎金剛鈴，于勝樂輪等曼荼羅中授以灌頂，遂依師教修觀，得殊勝智。又詣西方烏仗那國空行母處，諸外道空行母以花鬘付其手中，師欲受取，時佛教空行母等現身告言：「子，受花非理，此乃外道空行母，若受其花當隨彼行。」
又言：「此處外道與內道空行母已有要契，先受誰花即當隨行也。」爾時阿闍黎修定而住，迨夜半時，忽有大聲驚心動魄，諦視乃諸外道空行母降霆石雨，師遂修生起次第，隨師所修守護輪量，皆無損壞，師念生起次第威力若是，當更顯示圓滿次第威力，念已即入無相三摩地，一切大石皆于空中碎裂無餘。由此諸空行母所作障礙不能為害。爾時師為乞食故，于城門前數數遇王，每遇王時王必詢問，然師不置答。
某次又遇，王言：「汝愚比丘無知識，數數往來何為者，不如長眠方應理。」阿闍黎乃于王宮門前一臥十二年，往來之人若于阿闍黎不作禮者，脛腨每僵，故國王等于往來時亦皆作禮。十二年滿師從睡覺，王請問言：「阿闍黎何故一臥經爾許時？」阿闍黎答言：「此乃陛下所命也。」爾時國王極生淨信，與國中多人皆入金剛乘，傳說此王即中因陀羅部底云。
爾後阿闍黎于尸林修普行時，烏仗那國有五百持咒女主，亦遊行尸林中，持咒女者，梵名曼恒羅婆提，乃有俱生及加持神力，修咒詛法成就之巫女也。是時彼等欲障害阿闍黎，然尋求阿闍黎而不可得，于阿闍黎處除毳衣一襲外，餘無所見，遂共相謂言：「此阿闍黎如幻化，能轉自身為毳衣，今當割截分別食之。」言已分毳衣為五百份，各食一份。爾時阿闍黎又復現身，遮遣諸持咒女咒詛法，使彼等五百人化為五百隻母羊。
于是諸母羊等來至王前涕淚悲泣，白言：「此尸林比丘已令我等變形如是，乞王為作解脫方便。」王即往求阿闍黎，時阿闍黎赤裸無衣，告王言：「大王，汝國中諸持咒女，比丘資具僅一毳衣亦為所食。」王言：「若爾，請鉤召諸持咒女來。」師乃修法勾召諸女，

除三人外，其餘均來，師分別以期剋印擬之，皆頭目 暈眩吐出毳衣破片，迨拼成衣時少有不足，師言：「仍有三人，當更鉤召。」爾時妃嬪之中亦有三人亦為鉤取，如前令吐毳衣破片，合前得成毳衣一襲，師即著之，因得名為至尊毳衣。師後為因陀羅部底王灌頂，彼依師教而觀修故亦得悉地，其後阿闍黎于一岩窟中，凡十二年修無相三昧，以光明道饒益眾生，諸人謗之為癡法師，又因陀羅部底王每日受用五百女人，故諸人等亦興疑謗。

偶于一時，王以菜羹付一妃嬪，告言：「汝當及羹未冷持獻毳衣阿闍黎。」妃言：「途經多日，菜豈不冷？」王言：「此有真言，汝當瞬目 稱誦此語：『 若毳衣阿闍黎斷絕睡眠之苦行為真實者，願我立即至俱單毘梨岩窟中。』」妃如言作，開眼之間即至阿闍黎前，時阿闍黎正為一類弟子傳授法要，心有所屬，久未受取，迨接取畧飲，又以餘滓微溫者授與前人，告言：「及此尚溫持奉國王。」白言：「途程十二由旬何得不冷？」阿闍黎言：「汝當誦念：『 因陀羅部底王若為真實修勝梵行，我當立即至國王前。誦已即可速至。』」此人心念，此阿闍黎乃一妄語者耳，似此與一切人現量相違之事，誰其信之。然仍依教而作，須臾之間即至國王前殿百千人眾聚會之中，奉獻餘羹，具陳前事，並獻俱單毘黎岩窟赤土，成就河中赤黃色水，醫羅山上所有種種成就藥物，伽闍佉祖囉樹林中之三果，青菓林中之三穀，成就湖中之蓮華等種種真實憑據，以示諸人，皆生希有，方知國王亦為得成就者也，其後國王及阿闍黎二人，對烏仗那國諸人宣揚教授，皆得悉地，而成瑜伽師，烏仗那國如彼廣大亦幾空蕪云。

註　事實西藏所傳俱生成就釋中所述少有不同，西藏原有之俱生成就釋喻中則未述此事。有數梵本亦無此事，然梵土論典多有失載，且文詞互有詳畧，青史等中已有抉擇也。

六　闍爛達梨波傳

阿闍黎因陀羅部底及毳衣二師，傳光明及大樂教授于得成就者闍爛達梨波。此阿闍黎降生之地為西方辛頭國那[打- 丁+咼]羅佗佗城，師生于一首陀家，以福德力，受用豐饒，後於一僧寺出家為比丘，從毳衣阿闍黎請求教授，一意觀修，時空中有聲告言：「汝當詣烏仗那國修觀，可得所求悉地。」乃往烏仗那從因陀羅部底王、吉祥夫人羯遮波陀阿闍黎聽聞一切續部教授。

後至尸林修法，于彼現見吉祥呬嚕迦曼荼羅，眾多金剛空行母為授灌頂，即身證得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爾後長時安住此國，隨緣饒益其土眾生，有一城名俱單婆囉，其城諸人于阿闍黎數興讒謗，然

阿闍黎從不起瞋。後于一時，此城中有三豪貴人至四衢道，見阿闍黎于彼入定，其一人言：「此瑜伽師乃一盲人。」另一人言：「此人非瑜伽師，乃一瘂者耳。」又一人言：「此乃一死尸耳。」
阿闍黎言：「汝等自身皆當如此。」言已施以咒力，一人眼盲，一人音瘂，一人立死，于時一切人等皆大驚恐，共傳師為得成就者。受師法力三人親屬皆來師所祈請，三人又得復原。爾後阿闍黎住于闍爛陀羅國中石水火燃之處，師以久住此國，遂以國名為號，名為得成就者闍爛達梨波。
一時尼波羅國自然塔處有一自在天陵誐屢現靈異，凡于七日中專心祈請者，即能成就目 視神通、敬愛增益諸般業用，尤以降伏行業，隨修隨成，由是佛教頗受損害。師為伏彼，遂詣其處，適于其時有三國王為供陵誐亦聚其處，復有多百千人亦來聚集。時阿闍黎即入眾中，以期剋印指彼陵誐，即首足倒置，更以氣噓之，即裂為碎片。
是時眾人始知師為得成就者，皆頭面禮足云。後師又至瞻波里拏國，彼有惡王曾毀僧寺多所，于時王宮門前忽來一琵琶師，此王正思得一琵琶師為其奏樂，遂即命使宣召入宮。師遂以眾多歌讚及奏琵琶行，令王及眷屬皆生喜樂，時此琵琶師，忽變形為一瑜伽師，王言：「此佛教徒乃以幻術誑惑人耶。」
阿闍黎即唱佛讚，並譴責諸外道人及國王等，王對侍眾言：「斷此人首。」諸人以種種刀杖斫擊，然阿闍黎身毫末無損，而五百人忽如被縛，阿闍黎又拍掌作聲，王宮立時分裂，王諸眷屬，師逼視之，皆已僵直，極為震恐。王時于阿闍黎前頭面禮足，白言：「我當何作？」師言：「為懺先罪，當倍建前毀僧寺，常住僧伽亦當令倍，盡汝形壽供養僧伽。當立銅書遺命後代，子孫七世皆當供養僧伽。」此王一一皆遵命而行也。又于一時，于摩臘婆國，有王名婆多訶利，有馬十八洛义，後宮千人，受用豐饒，師知此王受化時至，乃至王城不遠之處而住，於一夜間有多盜來，彼等裹師同行，大掠城中，獲寶甚多，彼等展轉告言，今者人無損傷，且獲寶甚多，皆此瑜伽師之力也。
諸人皆言：「若爾，當興供養。」乃以珍珠胸鬘價值百千兩金等多供養物以獻于師而去。其後眾人（失主）來控于王，王遣人往覘，果見阿闍黎寶物甚多，返報于王，此阿闍黎乃劫賊爾。王亦不察，令貫師于木杙上，師于日間仍作為杙，所貫之狀而住，夜晚則自杙下而修三昧。如是經七日已，王來其前，見師仍為杙所貫，然杙忽折，師即逕赴河邊沐浴，王大驚異，遂乞容恕，並請攝受，師言：「當捨王位而修中脈，方可傳授教授。」王即遜位，隨師而行，後

依師傳教授而修觀行，經時不久即得瑜伽自在，終與五百眷屬俱詣空行剎土。
此阿闍黎闍爛達梨波多分修習嬰兒行，故亦稱為婆里婆陀，即童足也。爾時師又詣東印諸處行化，于彭伽羅國，國有一大城名遮質伽囉摩，師于其地作賤種訶質波狀遊行往來，其國王名童子瞿毘旃陀囉，即位未久，此王美豐儀，頗自愛着，偶攬鏡自照，見作鼠形。又此王之母一日晨朝見阿闍黎至王苑囿諸樹之下，口唱：「那哩計攞毘剎阿窩。」諸樹菓實均落阿闍黎前，乃取食其汁，又唱：「那哩計攞烏波囉闍呬。」諸菓返着樹上與前無異。
王母數見此事，心知此為得成就者，念當請此師調化國王，一日親來子前啼淚悲泣，王言：「母今何故若是？」母言：「汝父（即無垢月）供養金師子及清辯之弟子吉祥密等人，形色威力及與智慧勝汝十倍，然亦示現無常之相，汝亦不能超越死法。」王言：「若爾，豈無不死方便歟？」
母言：「國中賤種訶質波即有此法。」王遂至訶質波前告言：「汝當傳我不死教授。」彼言：「我有此法，然若不捨王位，修亦不成。」王言：「若爾，請汝先傳教授，然後我再捨王位。」于是王與阿闍黎二人俱往林中阿蘭若處，阿闍黎授王一空陶瓶，令王持于手中而問王言：「瓶中何有？速說。」王言：「全無所有。」阿闍黎言：「此即不死之道也。」王三度請求，師皆以此答之。
王心不信，言：「此乃一邪道耳。」乃投師於一深坑中，圍以荊棘，實以象馬之糞。然師仍分身為二，一于闍爛達羅國以普斷行饒益眾生，一于彭伽羅國示現同前。其後阿闍黎黑行至南方迦多黎剎土，意云芭蕉土，俗語名迦遮梨。阿闍黎黑行諸弟子于道中遇瑜伽師多人聚集。諸弟子言：「起，起，得成就者黑行至矣。」眾人皆起，獨得成就者憍囉剎不起，爾時阿闍黎黑行亦至，與憍囉剎相見共語，憍囉剎問言：「汝師為誰？」答言：「我師為闍爛達梨波。」
憍囉剎言：「若為闍爛達黎波者，彼已為瞿毘旃陀羅王投于坑中十二年矣。」黑行遂與千四百弟子共至東方瞿毘旃陀羅宮門之前，瞋怒而住。爾時宮中伎樂不發聲，馬象不食草，小兒不飲乳。王時知此為阿闍黎之威力，懼出請言：「阿闍黎及諸弟子請于明晨蒞宮受供。」阿闍黎言：「我有弟子千四百人恐不能令悉皆飽足。」
王言：「我有兵眾數十萬，尚能長時資給，況阿闍黎及弟子等人何為不能？」阿闍黎言：「若爾，我當先遣弟子摩呬攞及婆陀攞二人前來，若能飽足，我等再來。」王乃令辦五百斛米，未幾摩呬囉及婆陀攞二人來，悉傾王所辦飯食于葫蘆中尚不能滿，王大驚異，又詣阿闍黎前請言：「願傳我不死之道。」爾時阿闍黎受王所供十二

大象負載之曼荼羅用具，為王灌頂，最後傳王如先訶質波所傳之教授。
王言：「此法我先已聞。」遂述前事，阿闍黎言：「若爾，汝何能修無死之法而得成就。此人乃我之師闍爛達黎波也。」王時震怖，懼為得成就者所詛，阿闍黎言：「此有方便。」乃令以八寶合銅製王身像三軀，阿闍黎諸弟子清除地上一切塵垢，舉王之像至坑口邊令對訶質波作禮。師問：「此為誰？」白言：「此乃國王瞿毘旃陀羅也。」師言：「毘朱摩洛趣成為灰。」其像立即成為灰，又以第二像舉置師前作頂禮狀，如前成灰。
第三像亦復如是。爾時國王極為驚怖，與眷屬等心胆皆裂，阿闍黎（黑行）乃引王至前令其乞恕，時得成就者闍爛達梨波問言：「吾子迦呬尼波，汝今弟子已有幾人？」白言：「已有千四百人。」師言：「若爾，我已有孫甚多矣，我已十二年不食不飲，饑渴交并，明晨當以二人來我沐浴處，以供我食。」
翌晨令新弟子約七十人沐浴，其餘人出浴即遁，僅陀摩波及度摩波二人獨留，遂引此二人至師面前令坐，兼持彎刀備割肢體之肉，請于師言：「師欲食何處？」得成就者闍爛達黎波大笑言：「訶訶，我精持律儀，何得食人肉？」遂以雙手加于陀摩及度摩之頂，二人即得最勝悉地。
爾後國王長時依止阿闍黎師弟子二人，自心相續之垢漸得清淨，于六月中轉資糧輪，末後得成就者闍爛達黎波以度訶金剛歌教授國王，王與眷屬千人皆能安住心元，遂捨王位，行普斷行成為大瑜伽師，此中婆哩多訶黎者乃瞿毘旃陀羅王之舅父也。爾後于闍爛達羅國一岩窟中靜修不與諸弟子見面，某日有愚戇弟子多人強入此窟，聞師口誦「吽」字，騰身上穿窟頂隱沒不現，空中有聲言：「今後仍將六度來人間。」此窟今日仍有極大加持力云。
後于南方囉斯彌尸伐囉附近一樹林中有一自生母女像，有多荼吉尼及毘舍遮聚集，凡往來其處一切人等，所餘壽命皆為所竊。某日有五百商人與一瑜伽師同來其處，忽有數女人及婆羅門告諸人言：「汝等今夜勿往餘處，當往此林中，此地草木繁茂，兼無野獸及與蛇害。」諸人言：「若爾，當住于此。」
遂入依一樹而住，即于爾時又有二女現為問諸人言：「教示汝等住此處者，汝等不識耶？」答言：「不識。」二女言：「彼等乃荼吉尼及羅剎也，彼等已縛汝等，將于今夜來噉食矣，當思何術禦之。」言訖不見。眾中瑜伽師一人乃闍爛達黎波之法系也，彼遂發聲祈請闍爛達黎波。其時有一遊方大德，亦來其處，即擬安憩，眾人以前事告之，然此遊方大德默爾無言，入夜，諸食肉荼吉尼及羅剎等來至其處，各縛一人引至母女處欲噉食之。

爾時彼遊方大德口誦「泮」字而舞，諸茶吉尼及與羅剎皆悶絕躄地，其母女像亦裂為三段，爾時此阿闍黎誡言：「今後勿再損害眾生。」此遊方大德實即得成就者闍爛達黎波，此五百商人後亦成為瑜伽師，而修觀行，終則五百人皆獲悉地云。阿闍黎于南方，凡經三載饒益眾生，其時所傳教授亦後多有也。

又于後時西方摩嚕國中有名智密阿闍黎者，弟子甚多，常為說法，爾時有一神異瑜伽師來至其前，問其為誰，答言：「我乃闍爛達黎波也。」智密乃以心中所疑多事諮詢，彼皆一一明答，意生信已，請求攝受，師以充滿毘盧之劫波羅授之，阿闍黎智密心無分別即服食之，立即隱身化去，爾時僧眾數數祈請，遂住其處約三閱月，開示彼等隨行教授，後諸出家僧眾及居士等皆成金剛乘法器，師囑彼等言：「汝等當于三年中密修，過三年已當行真言行，生活隨樂，終當獲得悉地。」言已不見。

後於東方有六瑜伽師，聞阿闍黎闍爛達黎波仍住世說法，乃詣此僧寺，知阿闍黎實逝世不在，遂至誠祈請，經時六月，得見師顏，授以教授及隨行訣要。過七日已，有一聲聞孫陀波來至其處說頌：

「若有愛樂尋思者，　凡真實住比丘行，
何人若已成衰老，　于彼不當示此道。」

言已不見，于彼寺中有多聲聞孫陀波前來安住，前說諸僧過三年已依真言行遊諸方土，諸聲聞等競興毀訾，然經時不久，眾僧皆得各種悉地，惡聲皆息。此六瑜伽師得無死悉地，其最老者即毘部底陀娑也，此師曾來西藏，布敦寶師曾向之求法云。

註一　上文據多氏史記此王約于法稱入滅時即位，此處又言此王即位未久，考法稱為護法菩薩弟子，與戒賢為同輩，由傳承之次第言，金剛鈴傳毳衣，毳衣又傳此師，金剛鈴既為清辨後身，而清辨在世欲與護法激揚宗致而未果，入修羅窟之年又僅二十八歲，護法之捨壽于大菩提寺，亦僅三十二歲，二師離世之年相距不遠可知，護法卒年可依玄奘三藏所傳戒賢之年約畧推定于公元五五五年後數年內，清辨後身之金剛鈴，亦當于此時或稍後之時出生，故闍爛陀梨波出世之年，當與戒賢晚歲相當也。劫波羅即顱骨。

註二　此王約于毘瑟紐囉闍逝世頃出世，以妹嫁無垢月，生瞿毘旃陀囉，後者約于法稱入滅之年，今攷定在公元六零零年左右。

註三　相傳阿闍黎闍爛陀黎波，迄今已四度復來人間矣。

註四　此阿闍黎弟子得成就者共傳有如日月者二人，即先出世之黑行及後出世之佛智足二師也。餘有大成就者檀底波、小

毘流波、婆囉佗利王、瞿毘旃陀囉等無量弟子。尼波羅即今之尼泊爾。

七　黑行師傳

此中闍爛達黎波弟子之首即黑行師。時輪續後分懸記云，手持法吒網迦、骨骼嚴具、酒器、小鼓，名中有黑字，此黑行師之行跡。西藏舊說以師為生于羯拏國，若據今日印度諸瑜伽師口傳則師生于毘特耶那揭羅，然羯拏與毘特耶那揭囉實乃鄰國，應知前代之說亦從印度傳來也。

師之種姓，印度相傳為婆羅門種，西藏舊說則為吠舍種。然師之度訶歌中有云：「婆羅門子踽踽行。」顯為婆羅門種也。喇却饒譯大黑續授記云，如是于鄔嚕毘舍國中，有一士夫具大精進，其名為首類之首音，嚴以第一摩多，及七類之第四音（案即迦攞，意為黑也）。此瑜伽師當得八種悉地，瞻部洲中空前絕後無與等者，弟子六人皆當證得斷捨身相大手印果。以是經中國土、名號、悉地，弟子等皆已譯說也，此大阿闍黎之行事，于另傳詳，可參閱之。

註　佛所懸記此阿闍黎之六弟子，即賢足、摩呬攞、婆陀攞、沙彌青補波、陀摩波、度摩波等，有謂婆陀攞與跋陀囉波（賢者）為一人者。又瑜伽母有彌佉攞迦那佉攞、波那第波等，皆于阿闍黎住世之時即得最勝悉地。又大臣俱舍攞那佗，國王黎攞旃陀囉，無量金剛王子攞婆夷等亦得不可思議瑜伽自在之力。又婆羅門持吉祥等多人亦得面見本尊之悉地云。阿闍黎跋陀囉波即上文之賢足，傳法于安多囉波，彼傳小黑行，彼傳部婆黎波，彼傳出生西藏部婆羅登，彼傳小俱薩黎跋陀羅，衍為一派。又黑行師傳法于共稱為瞿呬耶波之賢足，此阿闍黎曾以神通遊諸方土，尋求為師障礙之空行母（荼吉尼）婆呼黎不獲，其後知其在提毘俱吒，化為一塵，隱于一興彼攞樹幹中，乃捉其髮結自樹幹中曳出之，以修法成就之寶刀斫而戮之，此師傳法于底黎波，西藏舊傳則謂瞿呬耶波傳案多哩伽，後由案傳底黎波也。又黑行師傳善怙，此師為大臣時密修觀行，獲得少分悉地，彼于王前侍立之時，以神通力遙見己佛堂中一酪供品為貓所吮，作勢驅之，王問何故，具以實告，王知其已得成就，遂尊奉供養，歷時不久，王亦證五神通，而此大臣成為瑜伽行大自在者，此師亦傳法于底黎波云。

九　底黎波傳

阿闍黎底黎波者，生于東方遮質伽保城一婆羅門家。年歲既長，曉了婆羅門宗一切論典，其後遊諸方土行乞化時，于一僧寺見諸僧眾，心生淨信，于彼出家，通曉三藏理趣，于先崇信二阿闍黎所，立曼荼羅，從受灌頂，思惟修習一切教授。歷時不久，生殊勝智，面見無邊成就士夫，與共談議，咨詢所疑，得傳訣要，常見吉祥呬嚕迦及空行母眾，得其加持，以此為緣，智慧展轉增長，後與其地一瑜伽母榨胡麻者之女合修，為諸僧眾所擯，乃至市中作榨胡麻業。

由先為婆羅門之般祇多（智者）而成比丘，雖有大利養，恭敬亦漸衰損，以為榨胡麻女之主，故名底黎波，即榨胡麻者之義也。爾後遊諸方土，于烏仗那等國得諸空行母一切訣要。師以榨胡麻為業，如于胡麻中出油，依上師口訣，扼身之要，起俱生智，自證本面，得勝悉地，頓見十方一切佛面。師以己所悟解為他宣說，異時于城市中歌唱所悟，然一切人心生疑惑。于彭伽羅（孟加拉）一城中有多百千人來視阿闍黎見阿闍黎與其明妃駐空中約一人高而榨胡麻，眾人競問所疑，各以所悟作歌答之，爾時來會諸人皆悟實義，證得悉地，由此共稱師為得成就者底黎波。師饒益眾生歷時頗久，不捨肉身往諸空行剎土云。

師之弟子有遊戲金剛及那洛波二人，前者事蹟于此不述，當于密多羅佐儗法系中詳之。

十　那洛波傳

那洛波者，生于迦濕彌羅國一婆羅門家，幼即成為外道班祇多（智者），由修外道真言故，遂捨婆羅門種所行，名為阿縛都底。一時入于一賣酒女家中，其處有一佛教小師以不堪忍那洛巴氣勢，遂避而他去，遺一經書于其坐處，那洛巴取而觀之，于佛法深生信仰，乃詣中印，于佛教中出家，成為最大班祇多，為那鄰陀寺、毘羯囉摩尸羅寺之北門守護者，師為折伏外道等故，廣作聽法說法等事，然自心則搆牛乳頃亦未定住。

每于夜間，常修勝樂輪，得多空行母現身警策云：「于東方有阿闍黎名底黎波，汝詣其前，可得悉地。」師遂往東方，遍諸方所尋求底黎波不獲。後于一時有一僧寺眾僧會食，門自內閉，適當其時，那洛波在廚房中見一青色人，污穢異常，取活魚多條于火燼上烤之，于時那洛波巴遣之不得，後眾僧至，大為忿惱，青色人言：「若汝等不喜者，可再投之于水。」遂以熟魚投水，皆掉尾而逝。那洛巴知其為得成就者，乃尾之而行，接足作禮，祈求攝受。其人怒毆，那洛波默爾無言，然起心念：「此即底黎波歟？」其人即

言：「是，是。」若念：「此非底黎波耶？」其人即言：「不爾，不爾。」於是知此人即具他心智之底黎波也。然此人有時示現行瑜伽師行，有時現為癡狂之狀，而那洛波于彼不起分別。
後于一時，于城市中娶新婦處，求得菜蔬甚多，以獻于阿闍黎（即底黎波），阿闍黎作貪婪狀，心念阿闍黎必喜此物，遂又詣其處。于時印度有一日之間不重待客之習，師遂竊盛菜之器，攜之而行，眾人逐之，棒石交加皆以身受，菜器未失，以獻上師（以上一事）。又于一時，于一充滿水蛭窄水流旁，上師逡巡未渡，那洛波言：「我立水中為橋可乎？」上師言可，那洛波遂立水中，上師踐其頂躍登彼岸，告言：「我將立返，汝可候此。」然上師長時不返，水中諸蛭吮血殆盡幾瀕于死（以上二事）。
後復元，仍隨上師而行，于路途中遇國王女乘轎而過，底黎波言：「劫此王女。」那洛波乃偽為婆羅門狀，口唱吉祥讚，插花于王女之頂，挾之而遁，諸侍從痛毆之，不復能立，臥地如尸。阿闍黎遂以法活之（以上三事）。又于道中遇一大臣之妻，上師復念其劫之，被毆復蘇，與上事同（以上四事）。
是時心念，上師蓋欲受用女人，那洛波遂自取一貴種姓女，以聘禮與其父母，擬于翌晨獻之于師，師以那洛波夜先受用，遂以石繫其勢，經于多日，極為痛楚，後上師以真言加持始愈（以上五事）。此女獻于師後，某日此女見那洛波而笑，上師言：「汝不喜我乃喜此人乎？」遂並毆那洛波二人（以上六事）。
凡此諸事皆以視察那洛波信堅與否，然那洛波不僅不信毫未生起，且正信倍復增長。又于一時師弟二人至一宮殿頂上，師言：「若能自此跳下者，我心始悅。」那洛波心念：「上師必有方便速令我愈。」遂自殿頂躍下，四肢皆折，然上師多日不來，心念此時定死無疑，上師即來咒之立愈（以上七事）。如是十二年中依止上師備行無量難苦之事，然上師無一嘉許之言。
爾後于一空場師告之言：「我今當傳教授，可獻曼荼羅。」白言：「今此無水及華。」師言：「汝之身上豈無血與指耶？」遂刺血斷指以捧于師，血涔涔下，爾時底黎波取那洛波之指以泥塊及鞋猛擊那洛波面門，立時暈絕失念，迨復甦時即得現證一切法真實義，指亦重生，其後又傳一切教授及隨行教授，那洛波遂成為瑜伽自在者。
底黎波告言：「自今汝當勿事諍論，勿蓄弟子，勿行講經，若如是者，當速得最勝成就。」爾後至普擺訶黎修無戲論三摩地時，適有外道，需與辯論，外道一聰叡辯論者來與眾僧一一諍論，然僧眾中無人堪與抗衡，一老姥言：「附近不有一名為稱賢之大德耶？」眾僧求之果得那洛波，遂請其與外道辯，心念此為利益佛教之事，翌

晨與外道辯論之時，忽幾墮負，自忖如我言說自在者何故墮負，憶及師誡，乃懇于師，爾時辯論得勝。
此時底黎波持人頭顱骨，鮮血滴流，作乞丐狀來現其前，那洛波遂即禮足，諸外道言：「汝非佛教徒具悲心者耶？何為禮此無悲憫心之羅剎，我已勝汝矣。」底黎波作期剋印指彼外道天廟，咒言：「勝，勝。」天廟立圮，如是佛教徒于辯論及威力二者均獲全勝，那洛波以于師語畧違犯故，即身未能證得最勝悉地，捨身之際始成佛云。此阿闍黎多分住于普擺訶黎，時或遊行各地，灌頂、傳法、與外道辯等，行此眾多善巧事業，依十二大業無礙成就門饒益眾生，常時面見一切本尊聖者，實乃證入共同悉地之大成就者也。

註一　此阿闍黎之弟子有諍論世一切智人扇底波等護門班祇多、主尊阿底峽等佛教宗師多人，其不共弟子中有持釋續者，精父續者四人，精母續者四人，共為八人。初四人為黑無畏金剛、畢卓訶度、闍耶迦囉、迦濕彌羅國阿羯囉悉地。後四人為摩那迦尸利、法意、大滂丁波、慧護，此諸人等亦皆證得真言威力也。有謂畢卓訶度與法意為一人，而于前四計入智藏，其得成就之四弟子為勝德鍾毘波、黎黎波、建馱波、迦蘇黎波，四人皆得悉地。以上乃西藏舊傳之四十二大弟子也。

註二　那洛波大師為大手印宗最顯赫之得成就者，西藏迦舉派（白教）之祖譯師瑪爾巴即從其學法。其在世時間，西藏相傳其生于丙辰年，而示寂于阿提沙入藏前之庚辰年，考其師底黎波與公元九世紀初入藏之勝友並世，則那洛波當生于公元八三六年之丙辰，又阿底峽于公元一零四二年至西藏之阿里，則那洛波當示寂于公元一零四零年之庚辰，蓋住世二零五年矣。密乘諸祖以修法延壽，其事甚多，漢土先賢以有道而長壽者亦不乏其人，如荀子世壽即在一百六十以上，漢之張蒼、唐之曹憲亦皆壽考百餘歲，若魏文侯樂人虞公年且二百數十歲，載在史傳斑斑可考，故此亦無庸置疑也。

十一　勝德鐘毘波傳

勝德鐘毘波者，初為國王之象奴，不識讀誦，那洛波住于一僧寺時鐘毘波心生渴仰，數獻乳酥。爾時那洛波教以發心，并于喜金剛曼荼羅中為授灌頂，教修觀法，彼亦如法修觀，偶于一時落水漂沒，為魚所吞，于魚腹中得見呬嚕迦曼荼羅，無損而出。爾後于阿闍黎

前，修普斷行，專心觀想，證入最勝悉地，于一切法，尤以一切金剛乘法慧境日增，遂為眾多弟子說法，皆得悉地。
後因需撰論典多部，乃再學習文字，一切外道及內宗智者欲來侵凌，皆以法語折伏，聲名洋溢一切方所，為阿底峽之上師。西藏諸師則謂阿底峽實未親炙，有謂不動勝義修法雖為阿底峽著，實從鐘毘波聞也，然彼所著四論，現存阿底峽之釋，其中頗存親承之言，余曾遇印度諸智者，親見此釋之梵文原本，為阿闍黎涅槃吉祥所持有也。

註　此師又名小鍾毘波。

十二　小俱薩羅賢傳

小俱薩羅賢從阿毘黎小鐘毘波聞法，此阿闍黎生于印度西方之寐婆囉，幼即精嫻一切明處。就一外道請求出家，未許，心念若爾當破壞一切外道之法，遂至吉祥金剛座師之前出家，一切經藏皆善巧修學，後又于迦摩路國中偽為婆羅門，從外道宗師及婆羅門約六人精研外道一切宗義，凡迦摩路國之幻術、毘則企黎派之咒術多種、空行母之惡咒多種、尸央譏黎之咒法多種皆事學修。
後至西方原外道宗師處，請羯拏王主持會聚佛教瑜伽師及智者約兩千人，外道約八千人，共興辯論。阿闍黎以嫻明處，凡外道所有因義皆一一破之，其後又較神變之力，一外道瑜伽師示現空中二星令其落地，作人頭狀，大如屋舍，阿闍黎知為障眼法，乃誦摧壞真言，二者皆成炭粒，眾人乃悉其為障眼法也，有數外道于身上示現火焰等事，阿闍黎化水沃之，皆立澌滅，法悉為破。
如是一切乃以幻摧幻也，最後外道四人為首者，阿闍黎以真言加之，皆化為貓而遁，又以尸央譏梨之真言詛來聚會一切外道，彼等家中所有資具，皆化為土石。如是諸外道等皆負，于其國中佛教極為盛行，迄今佛教徒仍甚多也。爾時阿闍黎心中思惟，我此所作，皆非如意神通，乃以種種明咒，令人頭目 暈眩耳，過患實深，昔日一切聞思仍以貪瞋為轉移，當斷之。
念已遂作行者瑜伽師，修本尊法，後遇勝德鐘毘波，于樂喜曼荼羅中受灌頂，並得一切教授。如是又詣前述一切上師之前依法承侍，得其教授，長時觀修，遂得面見古昔出世大成就者黑行、毘流波、毘耶陀梨波等眾多大成就者，彼等亦各授與訣要，其後十二年中住于東方薩囉彭伽林中，斷絕食欲，唯飲水修法，生起證解，廣如虛空，嶮崖深處飛越如鳥，一月行程，瞬時即至，兇猛野獸親近承事，部多鬼神來充役使，本尊諸天恒時現身，眾生心念皆能了知，

隨其樂欲而為說法。後親遇黑行阿闍黎授記云，汝當修有戲論行，當為我之隨行一切行者之宗主，我加持汝。
故與明妃二十人俱遊諸方土，修有戲論行凡十三年，一切行者瑜伽師皆接足禮敬，最後安住提毘俱吒寺七十二年，傳說此阿闍黎住世凡一百五十七年云。

註　此師輩分及在世時代均與西藏之彌拉日巴相當，成就亦相埒也。

十三　阿悉多伽那傳

小俱薩羅賢之弟子甚多，以阿悉多伽那最著，此師初為外道瑜伽師，生于波囉耶伽國，精嫻聲明及因明，修大自在天得成就汞水，遂詣于眾多非人處所，身容不衰，又以母女及部多真言多種行降伏事，因之我慢熾盛，後與一行者瑜伽師較量法力，其汞水悉地為行者法力所奪，其降伏威力亦無所施，乃于佛教生起淨信，從般祇多光胄、大阿闍黎寶護、毘部底旃陀羅及天生等多人請求教授，于勝樂、喜金剛、大威德、四座、密集五部續皆得傳授，明悉法義。
後遇阿闍黎小俱薩羅賢授以相承一切訣要，專心觀修，以塵勞損心，遂至林中七年，修難苦行，于彼得見古昔得成就者盧伊波及毘耶陀黎波等多人，皆得訣要。彼等告言：「汝可入城，修欲樂境。」翌晨入城，于彼見有歌舞者多人歌舞嬉戲，以此為因，其心相續即得解脫，證得悉地。其後常以神通為諸眾生宣示法要，于諸國土為諸有緣示現希有之相，宣說精要法義，諸人皆不可思議解脫。此阿闍黎現身住世約二百年，彼撰有證道歌，及續部論等多種。

十四　智友傳

阿悉多伽那傳智友，此阿闍黎屬首陀種姓，生于底布囉國，于東方闍伽陀羅精舍，依正量部出家，通曉本部毘奈耶藏及毘曇藏，復嫻大乘教典多種，尤以親近精嫻真言密部之阿闍黎多人，故於密集、炎鬘德迦、樂喜月密明點、大印明點、時輪等法皆善了知，又曾得摩訶摩耶及四座之法，如理修觀之時，得遇得成就者阿悉多伽那，三系付法之訣要盡授無遺，其後心生圓滿次第之殊勝證解，以白于師，師言：「今後十二年間，月洲有一智慧成就之阿闍黎出，汝以我之教授為因，以彼之教授為緣，當得大手印悉地。」
此後十二年間修觀，生起微妙證解，心念今可作一行者，又念然今日外道甚多，眾人若見，必相戲謔，此于佛教有損，遂暫延擱。此

時往詣月洲，有阿闍黎喜護從地下吉祥門出，亦來此洲，與師相遇，乃請傳四印教授，爾後又為說大手印，得見上師智身，現證心性俱生大樂斷一切疑，達法源底。阿闍黎喜護入吉祥門後，經百五十年出于東方，與阿悉多伽那遇，其後近二百年時與此阿闍黎相遇也。

爾後，此阿闍黎遂修行者之行，先僧伽處不復趣入，于諸行者處所修法，不作出家之相。初三年間以修有戲論行為主，復游諸方，修無戲論行，與極無戲論行合修約有六年，得證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一時于鄔胝舍國有外道寺廟名為闍伽那佗，有一遍入天自生石像，神異非常，阿闍黎與四瑜伽母來廟門前，請于廟祝，欲朝神殿，廟祝以此事白于廟主一外道師，廟主言：「諸佛教徒于我等尊神本無信仰，此人似為一家主，蓋以此為鄉土神而來朝禮也，可許其入。」

于是阿闍黎遂入其廟，作觀畫狀久不作禮，廟祝以杖擊之，阿闍黎乃吹號角，此闍伽那佗廟一切石像肢分根身皆為韲粉，靈異亦絕，昔日佛教一家又復興盛，直至三王（印度）時代，約百年間，鄔胝舍國佛教極盛，迄今仍有孑遺也。此阿闍黎亦于四視法無礙成就，饒益有情，尤以現證實相之義，廣行說法，實于諍論之世為殿最也，由得等虛之證解，故泯身歸空云。弟子得共同悉地者甚多，其現證最勝悉地者，有阿闍黎達摩羯囉于銅洲得虹身，又有瑜伽母月光及瑜伽母婆闍嚕嚕為前三弟子，連後弟子寂密共四人也。

註　銅洲在錫蘭之西南一島。

第五系　生起次第

一　大阿闍黎佛智足

于中印佉毘國之內，有一大城名曰多覺，有一婆羅門阿闍黎極為聰叡，彼于佛教生起敬信，遂至那爛陀寺于大眾部中出家，得名佛陀室利若那，即吉祥智。有謂此阿闍黎乃一剎帝利種之教師，彼依阿闍黎師子賢善學大小乘一切法門，由功德友啟請，廣造般若波羅密多攝頌釋等論典多種，西藏相傳此功德友乃一比丘尼。

爾後詣西方烏仗那國從阿闍黎遊戲金剛及瑜伽母瞿內嚕受密咒內外之法，證得微妙三摩地，于烏仗那北方有一旃陀羅種女名闍底闍羅與吉祥夫人一體者，師依之修法閱時八月，得染婆羅（財寶天）之口傳，明咒成就。又于闍爛陀羅國從阿闍黎童足請授般若續，此童足即阿闍黎闍爛陀黎波之化身，佛智依此般若續證得水流三摩地。

後至南方恭建那國遇阿闍黎護足與具足神通之弟子十八俱，一切資具皆由雨寶菩薩（即持世菩薩）所賜，遂從之受學密集，依止九年，聽聞十八續部，然以于真實義少有未達，乃請于師，師言：「我亦不解。」遂頸懸具有摩羅謨提密印之密集經夾，至金剛座後一葫蘆園中三度修法凡十八日，又修降伏法六月，得本尊授記云：「當于聖文殊室利前斷除疑網。」

心念：「文殊室利住于中國之五頂山，當詣其處。」彼向東北行約十由旬，日尚未半，來至一白屋之前，見其家主為一老人，著裙而戴法巾，與一醜女共營治田，有一白狗偃臥其旁，心疑不信。其時日已近午，乞食時至，乃求施食，其人於溝中取一魚出，先與其犬，其犬吐出，乃以布施與阿闍黎，時阿闍黎心生分別，不受其施。

此家主言：「瞻部洲人，分別心重，當與美食。」言已他往。爾時醜女施以米粥及美乳酪，既受食已，即欲起行，醜女告言：「今日不能抵達大城，可明晨行。」阿闍黎遂住其處，誦密集續，每至遲疑之處，其女輒現不悅之相，阿闍黎心念，此女已得他心通歟？乃請白言：「請斷我疑。」女言：「非我所知。然此家主極精密集，彼中夜當返，可就彼決疑也。」

迨夜半時，其人沈醉而返，阿闍黎知此為修真言行之相，心捨不信，恭敬禮足，請決所疑。其人言：「當先灌頂。」阿闍黎言：「我先已于餘師受灌頂。」其人言：「我所說法，當由我灌頂。」言已即入一曼荼羅室，時已深夜，乃呼阿闍黎入內，至一微妙十尊

金剛曼荼羅前，先所化比丘、醜女、以及母犬亦同出現，問言：「汝擬從誰受灌頂耶？」
阿闍黎雖知彼等體性是一，然于曼荼羅相深生欣樂，乃請白言：「願從曼荼羅求法。」彼等言：「若爾，可自求之。」言訖三人即往另一小室中，其曼荼羅亦復不現。爾時阿闍黎心極愛悔，黎明之時，遂誦讚祈請云：「汝為一切有情父等。」時曼荼羅化現如前，遂受灌頂，聞說文殊室利口傳，即時阿闍黎了知諸佛密意等于虛空，窮盡諸法源底。
然因初于犬吐魚肉之食，家主之二行事，及于家主老耄之相心生不信，故于現生不能證得虹身，于中有位始得最勝悉地。爾後自身證解方便以及殊勝二次第廣大增長，遂于法萌寺，宜于多人聚會之處，與禪定亦頗相宜，乃往昔菩薩常所依止之處，于彼以染婆羅即藏拔拉（財寶天）為功德主，為具器多人宣說法要，攝受四方聰叡智者多人為弟子，廣說文殊師利之密意，名聲周聞，遍諸大地，造與阿笈摩符順（阿含）十四法，阿闍黎波梨多波亦來請傳文殊室利所傳諸教授而得最勝悉地。
供養金剛座之事蹟
初阿闍黎于金剛座近旁構一茅舍而住，時達摩波羅王為供養金剛座前來，其餘一切佛教阿闍黎亦來供養，然此阿闍黎不來供養，王見之心念當懲治之。遂入阿闍黎之茅舍，於其處不見阿闍黎，唯見聖者文殊師利之像一軀，王乃外出，詢諸侍眾，僉云：「即住于此。」王又入內，始見阿闍黎，王問：「汝何不作供養？」答言：「我已于此獻供養矣。」
王又問言：「云何奉獻？」阿闍黎乃證心入定。爾時王見金剛座一切尊像皆如賓客赴宴來阿闍黎前，阿闍黎即于其處興廣大供養。王信心生，請求灌頂，時無餘物奉施，即獻身以及妃嬪為師僕使，次晨自王宮中各取等自身量之黃金獻以贖身。
毘羯囉摩尸羅寺開光事蹟
復次，毘羯囉摩尸羅寺、歐丹多富梨寺、室利那鄰陀寺、掃摩富梨寺四者，毘羯囉摩為新建，掃摩富梨為修復，餘二寺亦有國王新建殿堂多處，凡此四寺並請開光，阿闍黎乃化現四身，于四寺同時開光，時毘羯囉摩尸羅寺有一開光所用大爐，有外道瑜伽母主婦二人來至門前，諸粗暴沙彌痛毆之，婦言：「今當一示威力矣。」言已數數請于其主，其主乃誦真言，開光曼荼羅之下，有水涌出，阿闍黎遂將塵彩曼荼羅高舉空中，其女又降暴雨，阿闍黎又以掌覆護，曼荼羅竟無所損，開光善成，其後年年此日均有外道惱害，然不得間也。
那鄰陀寺行化事蹟

此大阿闍黎曾為那鄰陀及毘羯囉摩羅二寺之主，其時居於歐丹多富梨寺之聲聞乘僧陀波等及諸為分別所受之比丘等競興惡言，當阿闍黎于那鄰陀寺安住之時，此諸比丘僉謂佛智既不具戒，何堪為僧眾和尚，僧眾和尚由此數興諍論，侮慢密乘，又金剛座有僧伽羅國（今錫蘭）僧陀波多人毀銀製呬嚕迦像賣之，國王乃殺金剛座僧伽羅國僧徒多人，餘僧陀波（小乘）等亦欲加以治罰，然阿闍黎大悲殷重，王所加害者，皆為救護。

此阿闍黎為遮諸不信者故，每乘神通遊行往來，常有非人來獻供養，示現眾多希有神變，亦造真言勝行論典多種，與聲聞乘三藏亦無相違，若昔時于妙音菩薩化身具中脈行者畢竟不生疑者，則于現生可轉依為虹身金剛身，然以曾生少許不敬分別故，享壽八十餘，捨異熟身，始得雙運身也。其弟子有現法涅槃弟子四人，住補處位一生所繫中有成佛之具種姓者十八人，聰叡智者及瑜伽師俱薩黎等不可數計。

又此阿闍黎之金剛弟兄而為弟子者恭建那國之法生及薩呬央山之頂髻金剛二人，此乃吉祥果金剛所說也。此中四上首弟子即燃燈賢、極寂友、大樂蓮華生、剎帝利種羅候羅。此大阿闍黎之直傳弟子、再傳弟子乃至三傳弟子皆修染婆羅（即藏拔拉）法而得資具豐饒，及依持世菩薩（雨寶菩薩）法而得富厚自在，更依續中所出之法，以智力加被童男童女，令畫曼荼羅，復能令塵彩曼荼羅現為真實曼荼羅，由真諦力所需塵彩皆能如言變現，此後至摩訶波羅王末葉，凡具比丘體相者，不許再現真言行，自時厥後，如此大師出世已不多矣。

二　燃燈賢

燃燈賢者，降生於印度西方，于一切明處得無礙慧解，于大眾部出家為比丘。彼于吉祥那鄰陀寺為一切智者所敬重，曾遇阿闍黎佛智足，入一切瑜伽瑜祇曼荼羅，聽受無量續部，然于口訣猶難獲得，乃暫往南方諸國約二三年，以真言續部加行饒益有情，于彼收受廣大財物受用，遂盡封寄本師阿闍黎為供養物，計于阿闍黎前建淨人密舍六十間，供養黃金千兩，真珠頸飾三百串等無量資具，尤以奉獻自己身為阿闍黎僕使，約經三年，乃至往城市中為師取三昧耶物酒肉等事亦皆為之，于是阿闍黎遂授以一切口訣，乃往餘方觀修，生起殊勝證解後，又來阿闍黎前，師又為其灌頂，即于現身得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

此阿闍黎曾以降伏業用制伏外道國王，其事如下：印度邊境有國名辛頭，師住彼時，其國之王屢于阿闍黎之弟子施以惱害，兼于佛教

亦大損壞，後王于道中遇阿闍黎，王以槍擲之，阿闍黎身竟無所損，阿闍黎乃以期剋印指王，王之資具欻爾燃燒成灰，爾時王之臣民樂外道者，皆生怖畏，僉言，此薙髮比丘威力乃爾。其後經歷多世，尚于佛教寺宇，不敢損惱也。有說此王即突厥王部沙那，其時中印亦有突厥也。

又於西方摩臘婆國，有外道王奉大毘紐天為本尊，毀佛教廟宇多所，驅諸比丘至中印度，于諸居士亦加種種損惱，後阿闍黎來至其國，住于佛智足阿闍黎所加持之寺中，其王數來犯師，師後日間修觀，令王及其妃嬪皆嬰疾患。爾時有一外道大臣于道中遇師，告師言：「汝于國王行惡法，今當罰汝。」阿闍黎于腋下取布繪陵伽言：「此惡人尚未死耶？」乃撕裂此陵伽為碎片，時彼國王，亦軀體綻裂而死，阿闍黎又以真言咒彼大臣，其人立僵。又有一外道阿闍黎名娑揭羅難陀者，修成甚多邪魅明咒，偶于一時于仄巷中遇阿闍黎，互不相讓，外道言：「明晨汝等若不死者，則我之法教為不真實。」乃誦惡咒而去，其夜阿闍黎所住之處果有盜劫，然阿闍黎深心入定，諸外道天廟及諸茅棚俱毀，其娑揭羅等弟子眾，一時俱死，此娑揭羅者乃其時一切外道咒師之宗主也。

三　藥足

阿闍黎燃燈賢傳法于藥足，此阿闍黎生于邊境婆羅門家，精嫻外道法派，修威力法獲得成就，後于佛教生信，乃至中印度那鄰陀寺從阿闍黎燃燈賢及燃燈賢之師吉祥佛智二人學波羅密多及修密咒外內續部，師亦授以灌頂及一切口訣，尤以于密集及呬嚕迦曼荼羅中灌頂時，投花中忿怒王吽迦囉，爾後長時觀修，生起殊勝二次第三摩地，于六月中專精修持，知其將得悉地，然于其所修法物需一如青優波羅華色具足金剛部手印相之旃陀羅女一人，乃就一方尋求而得，遂從其父母乞捨此女，其父母言：「婆羅門阿闍黎汝癲耶？我乃旃陀羅種，汝與我等非不可接觸者耶？」

師言：「我以所修法物需用此女，故不懼下種污損等事。」其父母言：「若爾，當需與此女身等量之金銀。」爾時阿闍黎一剎那間即自地下伏藏中取出爾許金銀與其父母，其後阿闍黎與手印母俱至一岩窟中專修六月，于白分八日黎明，聞虛空中發大吽聲，親見吉祥呬嚕迦等一切曼荼羅現前，即得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師後以密集為主之道饒益眾多有情，亦後廣造論典，終如大金翅鳥王展翅騰空，即此色身逕往不動佛土云。傳說此師與舊派所云阿闍黎吽迦羅為一人，然其降生之地為尼波羅，且于塞那累王時曾來西藏也。此師傳法阿嚩都底波，彼傳寶生寂，彼傳大金剛座，彼傳俱薩梨波。

又藥足傳烏仗那國阿闍黎佛吉祥寂，彼傳大金剛座，彼傳金剛座，亦名掃梨波，亦名寶生密，亦名中金剛座也。

蓮華生大師法系

大阿闍黎佛智足傳法于大阿闍黎蓮華生，此師亦名後蓮華金剛或小蓮華金剛。師之行事于廣傳中詳，今此不贅（另有蓮師史畧可考）。所言大小蓮華者，乃指時代先後而言也。阿闍黎蓮華生傳法于迦沒路國之中脈瑜伽師寶戒，由彼傳法于老書記。

一　老書記

阿闍黎老書記者，乃達波羅王之書記也，年過八十，始至那爛陀寺出家，修學經教，其後不久，摩醯波羅王于道中見之，以一枯枝示阿闍黎譏言：「汝通三藏之時，此枝亦當發華矣。」阿闍黎心念，今當修行以求成就，乃至迦沒路國之中脈師處于密集妙金剛之曼荼羅中請授灌頂，三年觀修，圓滿一切生起次第之道，遂于一水洲上修曼荼羅，修法七日，黎明之時，妙金剛乘孔雀來現身加持，一剎那間一切諸法悉皆了知，亦得悉地。
乃詣國王前言：「我今已通三藏，王當令先枯枝發華。」王大驚異，乃奉為師。此阿闍黎曾建密咒殿宇多所，說法多以生起次第修法為主，撰有喜金剛和合無垢釋，此釋舊譯乃由瓊波瑜伽所請，蘭達瑪慧所譯，尾頁題名即為老書記造。又雄堅慧譯本題名致伽陀舍造，當知即此阿闍黎之異名也。或謂此釋乃阿闍黎口傳而弟子記錄者，又此師與阿闍黎婆嚩斯建馱亦為一人。此阿闍黎傳法都哩訶黎，彼傳前金剛座，彼傳中金剛座。

二　大金剛座

大金剛座阿闍黎降生于摩臘婆國，種姓屬婆羅門，精嫻一切明處，後于那爛陀寺出家，善巧內外一切密咒，尤多訣要教授。為修菩提心，于摩揭陀國廣作吉祥事業饒益眾生，彼于阿底峽在世之時為金剛座之親教師，其後又為毘羯囉摩羅尸羅寺之親教師。

三　中金剛座

大金剛座之弟子為中金剛座，彼又名寶生密。生于瞿囉國婆羅門家，幼即善巧一切經咒，先行成就，為金剛阿闍黎，雖現優婆塞居

士之身，然常有比丘多人圍繞而為說法，後至中印，王之大臣信佛法者告言：「汝當出家為比丘，若不爾者，則以三藏比丘而敬禮在家居士，于佛教不利。」答言：「我有老母需奉養，故不能為比丘。」

此大臣乃奉黃金六十兩為養母之資，爾時阿闍黎乃于毘羯囉摩羅尸羅寺出家為比丘，通曉諸智者瑜伽師一切教授，于阿闍黎金剛座一切灌頂傳承教授，悉善通達。其後長時為金剛座之親教師，後師徒約三十人前往南印途經掃梨，掃梨國王于夢中見金剛座之大菩提樹神告言：「勿令我之教法至于南方。」

翌晨阿闍黎及弟子眾為往南方請撥夫役運送經書及佛像等，王知此即夢境所示，遂堅請安住，阿闍黎悲心殷重乃留住掃梨，因又得名掃梨波，此阿闍黎究竟生起次第，面見眾多本尊聖眾，印度各地尚多傳其教授也。此阿闍黎傳法于阿闍黎無畏生，彼傳輸彼迦囉鞠多，彼傳十力，彼傳瑜伽師金剛吉祥，彼傳鬥諍世間阿闍黎一切智法賢吉祥，彼傳佛稱，彼傳寶稱，彼傳囉底鞠多，諸師行跡，今姑不詳。

第六系　辭句傳承

第六系付法為辭句傳承。言辭句傳承者，即續釋之傳承也。此中有多種續部注釋由那露波及彌勒波二師傳出，有說龍樹傳聖提婆，彼傳羅睺羅，彼傳月稱，彼傳光生，彼傳智稱，彼傳扇底波。有說，有續釋多種由妙吉祥友（大圓滿人間傳承第二代）傳婆羅門智金剛，由彼續傳。又妙吉祥友傳菩提金剛亦有一系傳承也。又佛智足傳極寂友，彼傳吉祥軍、資魯波（時輪金剛法第一代祖師）、黑生、藥足四人。

此四人傳妙吉祥智，彼傳大不空金剛，彼傳悉地毘囉，彼傳阿底峽，彼傳友密，彼傳大金剛座。又有多種續部由資魯波、佗伽那、扇底波、智吉祥友、阿底峽、前後金剛座等次第相傳，又由羅梨多金剛（遊戲金剛）自烏仗那迎請續部多種，傳于阿闍黎梨羅金剛，彼傳妙吉祥智，此阿闍黎曾以怖畏金剛瑜伽作打擊勢而使一大食王連其坐象化為灰塵。彼傳大不空金剛。

又阿闍黎行者，名阿闍黎婆羅門吉祥持，曾得大手印最勝悉地，于南方毘陀婆國有一三藏比丘大說法師，有外道王欲斬其首，阿闍黎逕來王前言：「勿斷彼首。」王言：「若爾，當以汝頭易之。」阿闍黎乃自斷其首以獻于王，復現神變以水牛首移補，相合如故，因得名號為牛首阿闍黎。此阿闍黎傳法于訶黎計擺，此師曾化手印母為貓，故又名毘囉致波。彼亦傳法于妙吉祥智。

又有一續部乃由阿闍黎俱俱黎波所迎請者，此阿闍黎出生于東方彭伽羅國，為那爛陀寺一聰叡比丘，曾于一林中靜處修觀，得成就眾多共同悉地，生起次第亦得堅固。彼于一窟穴中見一小牝犬，乃以餘食養之，後諸天人請阿闍黎至三十三天，偶于一時憶彼小犬，遂告諸天欲返瞻部洲，諸天問故，答言：「有一小犬恐饑死矣。」諸天言：「汝已長時修三摩地，豈尚不能息犬念耶？」阿闍黎以天言諦實，乃住天上凡十二年，後還本處，見先小犬，仍未長大，然岩窟中已為犬掘出泉矣，阿闍黎乃抱持此犬，犬化少女，一切嚴飾皆悉具足，此女實即金剛瑜伽母，阿闍黎遂與之合修，于眾人前仍化牝犬，故得名為阿闍黎俱俱梨波。

彼曾於空行母處迎請續部多種，傳蓮華金剛（即蓮華生大師），彼傳底黎波，彼傳那洛巴，彼傳扇底波，此阿闍黎生于摩揭陀國一婆羅門家，幼即精嫻吠陀支分、八觀察等，亦有謂彼為吠舍種（商賈）者，後於歐丹多富梨寺說一切有部中出家，了達聲聞乘一切三藏，又詣毘羯囉摩羅尸羅寺，從誓多梨大師等智者多人聽受大乘經論，遂為上座大阿闍黎，為掃摩富梨寺之親教師，于多年中為其寺

之上座，爾後依止寶稱、黑三昧耶金剛及佗伽耶等上師多人，聽聞續部百種，欲事修心，乃往摩臘婆國，七年之間修本尊法，面見文殊、多羅（度母）、無能勝怙（彌勒）等，飲三昧耶妙法甘露，此阿闍黎于聖無著法義究竟通達，一時阿闍黎于夢中見聖多羅（度母）授記云：「汝當往僧伽羅洲（錫蘭）。」
而僧伽羅國王亦于夢中得多羅授記云：「瞻部洲中有寶生寂阿闍黎，汝當請彼來汝國中宏揚大乘。」阿闍黎至彭伽羅國時，僧伽羅國使者同時亦抵彭伽羅，乃迎請大乘經二百部，于僧伽羅國說法七年，成立大乘僧伽約五百人，大乘經典于是盛行。先是僧伽羅洲雖有大成就者多人蒞臨，然其僧眾皆為聲聞乘，爾後師還瞻部洲，途中海濤洶湧，兼有劫船盜至，師以真言加持土沙洒之，諸盜歸伏，海濤亦息，後經印度南方各地，漸達金剛座，其後欲往中國五台山修法，國王夢中見佛真容，翌晨阿闍黎至，乃請其卓錫毘羯囉摩寺，遂為毘羯囉摩尸羅寺之東門大師，有謂此王即摩呬波羅，有謂其為摩呬波羅王之孫遮那迦王，後說為是。
師于其處先後與外道智者約二百人辯論得勝，名聲徧揚一切方所，于佛教中聰叡善巧亦無等倫，故得國王恭敬奉為上師，得名號為諍論世一切智人，如是晝夜以法行度日，爾時以大那露波得悉地故，遂從之聽聞口訣，師年近百歲時，講說之事已無力為，乃捨粗業住閑靜處，先前弟子有一農夫此時已得成就，以神通力乘空而來對師作禮，然師不知，乃現其身發聲敬禮，師遂問言：「汝為何人？」答言：「我乃農夫多則巴。」師言：「我已遺忘，不能復憶。今當以汝之口訣與我。」爾時多則巴以口訣獻師，依之修觀，得金剛亥母現身，成就悉地，爾時體氣復盛，仍為弟子等隨應說法。
某日黃昏，有四女子舉座四隅一須臾頃逕請師至烏仗那處，住經多日，于諸勇士及空行母中作廣大資糧輪，詠金剛歌多首，及撰金剛亥母所傳經續密意釋最勝休息論。其時摩揭陀國諸弟子等不知阿闍黎何往，僉念：「師已隱身耶？」其後修節日供養時，阿闍黎欻于座上現身如故，眾皆不知從何而至，即為弟子等說已證解，并說因緣事蹟，眾皆驚異，然亦有人心生不信，爾時烏仗那國有多人來供養金剛座及行貿易，摩揭陀諸人乃以此事詢之，諸烏仗那人言：「阿毘黎曾親至烏仗那之度摩瑟詫，長時住彼，多說法要，我等皆曾聞法也。」
眾乃無諍，爾後師復隨宜饒益眾生，迨年百八歲時，始捨身入寂，諸弟子等共奉遺身至一寒林中欲行荼毘，方舉火時，師之遺身忽隱不現，此阿闍黎曾以自力造續釋多種，迨撰勝樂釋時，金剛亥母竟不開許，方其至烏仗那國行資糧輪時，餘得成就者約五十三人亦曾來集，共議法要也。又有中因陀羅部底王或稱阿闍黎狗王，彼于日

間為千犬說法，夜間則修三昧耶普行法，彼傳法于阿闍黎蓮華生，又彼所造續釋雖有多種，然今日除誦習口傳者外已無多餘矣。
又時輪等多種續部乃由毘卓波阿闍黎得金剛手授記，以神通力詣苫婆羅國所迎請者，彼於羅怛那企黎傳弟子多人，毘卓波後得隱身悉地，大弟子六人，其中三人得金剛身隱沒不現，比丘阿嚩都底波、覺吉祥及那露波三人則宏揚其法，又阿嚩都底波復傳掃梨波（即中金剛座），毘卓波乃于摩呬波羅王時出世者也。

無畏生密大師傳

如上一切上師傳承法流悉皆匯于大阿闍黎濁世之佛無畏生密。此阿闍黎生于印度南方歐胝舍國鄰近闍梨勘拏，父為剎帝利種，母為婆羅門種，師童稚之時已精吠陀及諸支分，聲論因明亦極善巧，迨年既長，通曉外道一切續部及諸教典，于一園林中修誦明咒時，一美貌少女來現其前，告言：「我乃旃陀羅女，欲與汝合修。」師拒之言：「此何可為？我乃貴種，如此不將有惡聲耶？去勿留此。」其女遂出。
師再諦觀，見諸門戶原由己自內楗，仍舊未動，心念：「此天女耶？抑夜叉女耶？究為誰氏？」乃問其友一佛教瑜伽師，其人言：「此乃金剛瑜伽母也，汝不受其所賜悉地，實不佳妙，汝今當入佛教，前來東方。」師依其言，往東方彭伽羅國，精學一切經咒，就諸阿闍黎請授眾多灌頂，遂成比丘大三藏法師，為一切持律之阿闍黎。偶于一時在一佛殿天井中，一少女現手持牛肉，鮮血淋漓，授阿闍黎言：「我為旃陀羅女，今為汝殺牛，請即食之。」師言：「我乃淨行比丘，何得食此牛肉？」女即外出，下階而隱。此乃金剛瑜伽母又賜悉地，師再拒之也。
爾時阿闍黎雖已為三藏宗師，然于口訣意仍未足，乃就一切號稱已得究竟口訣諸師，聽受種種口訣，爾後遊化諸方，多分住于那鄰陀寺，于四部一切律儀、其餘聲聞乘藏經、大乘空有二部契經，一切論典種類非一，皆廣研尋，于內道因明等共同明處大海無不精嫻，尤于密咒猶多善巧，一切口訣悉皆獲得。爾後至吉祥掃梨波前，請其傳授彼所具有一切真言法要（掃梨波即中金剛座，見前），即奉此師為根本上師，亦即未出家之親教師也。
後于掃梨波之蘭若處修師口訣，已經八日，其暮見阿闍黎掃梨波之取水使女一人來至所居黑關房中，自一小籃中取出會供物多種，告言：「阿闍黎使我來與汝合修會供輪。」答言：「我來嘗作會供輪。」女言：「今可作之。」爾時阿闍黎以有分別心故，拒不修作，女言：「汝已了知三百續部，彼等究竟口訣亦皆已得，何可于

真言行妄生分別？」遂取會供物，外出，時已天暗，乃往檢視關房三重之門，原由己身親自內楗，如故未動，心生疑惑，次晨往問師言：「師昨晚遣使女送供物與我耶？」師言：「以汝分別心重，故未遣往，然汝有何所見？」乃具以上事白師，師言：「若爾，此乃金剛瑜伽母來賜悉地，何不受取？」

爾時其心震悚絕望，遂七日不食，專心祈請，第七日夜，夢中見先所見女子作老嫗狀而來，心知此即金剛亥母，遂趨前懺悔，殷重祈請，其女又化為金剛亥母，告言：「汝于多生誦真言兼供養我，今已三次與汝悉地而汝不受，汝于今生已不能得勝悉地，今當多造論典，多為人宣說法要，于中有中可成勝果。」師爾後曾至各尸林中修觀，其時有羅摩波羅王（十一世紀）之妃建翳拏富羅寺以獻于師，遂住于彼修三摩地，曾一坐修定閱時六月，當師住塚間寒林時，有人送其愛子之尸來，親屬哀慟逾恆，師為鉤召其中有神識令入其體，遂得復蘇，眾乃稱師為具力菩薩，迎師為金剛座之親教師，師于金剛座多為四方弟子說法，又以算法觀察，知一貧婆羅門家中竈下有大伏藏，乃取出布施，師更依續部所說之法，防護盜賊，除滅毒害，迴遮敵軍，及作其他事業，于薩波多那揭羅大城中失火時，以說真諦之力，令火衰熄，爾後又為眾人迎請至那鄰陀寺及毘羯囉摩羅尸羅寺為親教師，國王亦尊為上師，此際金剛亥母又于夢中勸令造論，師言：「如我所造之論能于有情有益耶？」

亥母言：「汝造論之時我當入汝身中。」爾後遂依弟子所請，造般若八千頌，悉感十方諸佛現身讚歎，撰金剛鬘時，天降華雨，撰口訣穗時，感勝樂喜金剛時輪三尊現身讚歎，以故師之名聲遍揚十方，餘又撰有波羅密多乘牟尼密意嚴、阿毘達摩世間集、毘奈耶比丘明論釋、毘奈耶光顯論、中觀穗論、瑜伽續釋、修法四要、佛顱頂釋、母續釋難、無畏道次第、五次第釋、入算法論、時輪釋難、時輪光顯論，另有小品論典及修法等多種，又曾編輯各種修法。

于西方一處建寺之時，曾以空鉢自空中攝取飲食充滿其中以為順緣，此乃染婆羅（財神）所加持也。師又從牢獄中救脫數十萬人，其弟子眾綜合印藏兩地計之，為數難思。自師以降，印度一切大乘法師無不奉為圭臬也，師傳輸波迦羅掬多（善生密），彼傳十力。彼傳稱天，此師為彭迦羅國一極聰叡智者，曾詣那鄰陀寺廣求一切法要教授，雖其根本上師曾令其出家，然以愛欲極重故，終未出家，其後娶妻生子女三人，後夢觀自在菩薩告言：「汝違上師教故，今後三年當生熱病而死，死墮地獄。」

爾時心大驚怖，遂閉關修本尊法，然菩薩懸記終于降臨，滿三年已，染熱病而歿，此阿闍黎于自境中忽見閻摩使者以長繩牽引時，聖觀自在五尊自空中來，馬頭明王繫彼獄卒，聖觀自在流淚言曰：

「送還本身。」爾時聖眾引其神識復還本身，自時厥復，常見觀自在尊威力增長，得妙悟解，復得悉地，聲譽日廣。此師傳迦濕彌囉智者釋迦室利賢、佛吉祥賢及寶護等人，彼等復傳牟尼吉祥賢，彼傳悲吉祥賢，彼傳釋迦護，彼傳妙生胄，彼傳金毘羅一智者毘牟多提婆（解脫天），彼傳闍那崛多，彼傳囉底崛多，彼傳今日大地之上無與等倫大成就者寂密大師。

第七系　口訣別傳

此系為大成就者牛護之口訣付法傳承。或謂，初彌那波修大自在天而得共同悉地，牛護從彼請得息風教授，依法修行，生起大手印自然智，此為通十二部經之佐計等所說，然無他據，故且捨置。今此唯依大成就者寂密等智者原有之說及我師佛密親口所傳而述，彼曾面見牛護上師教授寶藏盡得無餘之得成就者多人，具有無量威力加持力之阿闍黎，如阿闍黎津梁怙主、黑依怙、婆羅門怙等，此三人皆為牛護之隨行者，我師所說與彼等符順，且謂唯此應理也。

初印度東方有一婆羅門阿闍黎名毘耶梨波，積集資財甚多，于十二年中修汞水金丹，然成就相無一出現，資財亦盡，彼乃投汞水修法之書于恒河中，遊行乞食，至歐胝毘舍國，于一河中沐浴，又得先投河中之書，毫無所損。彼知此為可得成就之相，遂又還本處，見其汞水現右旋相，發聲悅耳，又見天降華雨，遂問家人何故如是，然無知者，獨其蠢女言：「我以出汗故于此室中沐浴，自是以後即現此相。何故如是，則不知也。」

彼細究之，先不曉用紅菴摩勒果，然由少女自然流汗故，僅求菴摩勒果雖未成就，其時適有沐浴血滴濺入其中，故得汞水成就。爾後依汞水儀軌餘分更修六月，毘耶黎波自身與妻、子、女、媳五人，共馬為六，皆得法物持明之位。此阿闍黎雖得悉地，然頗慳吝，至南方一海洲中四面蘆葦環繞，中有高峯，於彼止住，其所修成汞水化金丹藥，懼為人取，亦置于人跡不經之處，其所修悉地乃依大黑天之明咒而成就也，後阿闍黎龍樹聞悉此事，時龍樹已依一空行母明咒修得能乘空而行之樹葉鞋二，乃藏其一而著其一，騰空至毘耶黎波前，請其授與化金丹藥，彼言：「汝履當以與我，始可授汝化金丹藥。」

于是以眾多汞水口訣及已修成百千俱胝種丹藥及化金藥盡授龍樹，龍樹亦以一鞋獻之，復着所藏一鞋乘空回瞻部洲，廣傳丹藥口訣，爾後于牟寧陀囉地方（印度北方）尼民陀囉山中，有峯名地俱吒山，龍樹欲變此山為金銀山，聖多羅菩薩（度母）知未來世眾生將因之起爭，乃阻其變為金銀，僅加持令其變鹽，故今日其地仍名尼民陀羅羅致羅也。

爾時毘耶梨婆心念慳吝實無義利，乃復來瞻部洲，彼雖已證持明身，然迄毫無內證現觀，故就已得大手印最勝悉地之阿闍黎遮波致波請求教授，依法修觀，經時不久即于相續中生起殊勝智慧，遂詠悟道歌，隨其所應饒益有情。此師所有一切丹藥口訣，為報恩故，悉奉獻于阿闍黎遮波致波，彼復畧修汞水丹藥儀軌，立即成就，由

此饒益眾多有情。時瞻波拏處牧人甚多，其中有一牧人極為富有，水牛、氂牛、牯牛及馬羊等皆有數千，彼為子娶媳，媳生一子，一時其地有大節會，媳與幼子皆住其處，眾人散後，得成就者遮波致波始為乞食而來，媳以一切食物奉施，阿闍黎言：「若汝家人不起瞋者，隨汝意樂，明晨可多施我食。若起瞋者，我于林中生火而住，可遁來我前。」其後媳家諸人，見食器中有殘餘食物，乃共撻擊，媳遂抱幼子而逃，至阿闍黎前，阿闍黎以丹藥洒之，母子二人皆證持明之身，爾時眾人循跡追來，阿闍黎復以丹藥洒之，約三百人亦皆證得持明之身，得大義利。

爾時瞻波國王聞悉此事，遂與多人同來阿闍黎前，國王作禮時，阿闍黎偽作怒狀，投食器于地，即時地下有龍女出，以眾多資具奉獻于王，王知阿闍黎為得成就者，故于岩窟之中，建二佛堂，其一塑有阿闍黎及母子三像，另有則塑餘三百人，其幼童像亦能賜與眾多悉地，眼中出眼藥，耳中出藥丸，口中出寶劍，鼻中出捷足藥，金剛中出化金藥，下門中出諸丹藥，此三像在一座上，乃至彌勒出世恆利眾生，其地亦名瞻波遮波致，今日若祈請者仍可速得悉地也。

彼之弟子為得成就者迦俱致波，此師曾從大阿闍黎盧伊波得外密灌頂，或謂彼與盧伊波實即一人，然無可攷。彼從阿闍黎遮波致波得一切口訣及隨行口訣已，于諸塚間修行而住，凡有十二明妃，于往城市時則化為鷄，隨之而行，故得名號為迦俱致波，彼之弟子為彌那波，乃印度東方迦沒路國一漁夫也，一時彼以鐵鉤釣魚，為魚吞入腹中，由嫻飲氣法故，雖在魚腹竟未死亡，時迦沒路國有一大河，即西藏之藏布江流入此國，名為洛呬多河，河中有小山，名為烏摩祇黎，大自在天在此山上為烏摩后說風息瑜伽口訣，魚適至此，魚腹中人得聞此法，依之修習，得多功德。

後諸漁夫捕得此魚殺之，其人得出，其時昔日國王已逝，又彼入魚腹時，己子方生未久，今亦已滿十三歲矣，故彼于魚腹中共住十二年。其後父子二人俱詣阿闍黎遮波致波前，請傳教授，依法修習，二人皆得成就，父名得成就者彌那波，得成就者彌那波之弟子有耕田者訶黎波、園丁摩黎波、種橘者帝保梨波三人，皆得成就。摩親陀囉之弟子有漕[口*朗]祇波及瞿囉剎那陀二人，前者為國王之子，當王他往之時，王之少妃悅王子貌美，數嬈王子，然王子不遂其欲，妃怒甚，及王返時，妃裂其裳，以塵坌首，刺肢出血，王問其故，妃言：「此皆是王子所為，彼于我生染，我不遂其欲，故彼若是。」

王怒不察，子雖無辜，仍斷手足棄置眾人所經極卑污處一大樹下，時阿闍黎摩親陀羅偶經其處，王子陳說因緣，師言：「我能令汝還本如故，然汝須先修行十三年。」王子應允。阿闍黎摩親陀羅遂囑

其弟子一富厚牧牛者言：「彼方樹下有一斷手足者，今後十二年中汝供其食。」弟子如言奉行，十二年後，有諸商人夜經其處，漕郎祇波問言：「汝等何人？」諸商疑彼為王稅吏，答言：「我等乃是貨炭者也。」師言：「若爾，汝等之物皆當為炭。」
諸商行抵市集陳貨之時，所有貨物皆化為炭，展轉問故，僉知即漕[口*朗]祇波言詞威力，諸商乃返漕[口*朗]祇波前乞恕，漕[口*朗]祇波言：「若爾，一切如前。」諸商回市易處觀之，一切資具皆佳妙如本矣，諸商知此為阿闍黎施恩，遂各以新物獻阿闍黎，然阿闍黎不貪其物反施本人，爾時阿闍黎又言：「汝之肢體當復如前。」即如所言，爾後隨其所應饒益眾生，終詣空行剎土。
得成就者瞿羅剎乃牧牛者也，彼依摩親陀羅之教授獲得瑜伽，斷除外事，專心修觀，得一切神通悉地，心念：「我所證悟，當傾注他人。」遂遊諸國，對眾多士夫宣揚教授，皆得解脫。彼立誓言，乃至俱胝（千萬）有情未解脫者，我終不詣空行剎土，有情因師教授而解脫者為數無量，師之軼事無量無邊不能盡書也。
彼之弟子，上首有十二人，其付法者為得成就者羯拏梨波，此師為寐婆囉國之王，其妃名氷揭羅，歸王數年極愛敬王，王于一時為察民瘼，至一樹林，訛傳王已為虎所食，未幾妃即悲慟而死，王妃氷揭羅死後，移尸寒林，王亦不返城市，逕至寒林妃尸之前言：「賀訶婆氷揭羅。」守尸而住，經時八年，亦說經十二年，爾時得成就者瞿囉剎來，持一陶土胝比盛水器，失手墮地而碎，乃懊惱發聲言：「賀訶婆胝比。」王言：「阿闍黎誠愚人也，水器已碎，懊惱何益？另求一可耳。」
阿闍黎言：「若爾，汝亦愚人，我之水器雖碎，猶有碎片現存，汝之氷揭羅妃今已為土，不復可覩，何以汝仍懊惱不置耶？」爾時王知彼即阿闍黎得成就者瞿羅剎，遂請其攝授，彼言：「須捨王位。」如言棄捨王位隨師而行，偶于一時阿闍黎示現欲食酒肉，乃往城中購買酒肉以奉于師，一少女有豚肉六塊，旨酒六瓶，謂言：「可以汝右眼作價買之，不需餘物。」
爾時羯拏梨波為供養阿闍黎故，毫無猶預，立抉其眼以與彼女，乃取酒肉而返，奉阿闍黎，阿闍黎問言：「汝右眼何往？」答言：「為供養阿闍黎故，已以彼易此酒肉矣。」阿闍黎言：「若爾，可以汝左眼再獻與我。」遂又抉左眼以奉于師，時阿闍黎歡喜加持，却後三年兩眼復生，又經三年得大成就，此師亦名吠囉詣那陀。
彼之弟子為那瞿波，意為裸者，今日佐機派多以彼與羯拏梨波王與婆那梨王為一人，乃大謬不然也。彼名那瞿波者，以其身上一絲不着，故得裸者之名也。彼于南方一國中安住之時，一時至恭俱那國王妃眾中宣說教授，王見大怒，乃斷師肢體為五，散擲四方，然師

身軀復合為一，王又斷之，如是七反，阿闍黎遂施咒力，王身肢體自斷而死，其後眾人苦求，師又令王復活，類此神力，師常示現，後至寶陀波山于彼安住，至今尚未捨身云。
彼之弟子即小毘流波之直傳弟子瞿鄰那佗，義為罐怙，初此師于大眾會入大罐之中，立誓言：「不得悉地不出此罐。」遂專心修觀，經十二年果得成就。其後隨應為諸有緣者宣說教授，後至本師那瞿波前隱身不見。彼之弟子為奧俱囉那佗，出生中印度一剎帝利種姓家為幼子，童年喪父，長兄撫養成人，瞿鄰那佗曾授以瑜伽母修法一部，彼除此法以外，十八年中諸餘明處無一修學，兄嫂責言：「如汝愚痴有何所用？」乃斥逐之，師心甚悒鬱，乃遊異鄉乞食自活，兼修金剛瑜伽母法，又經十六年，遂得生起微妙三摩地。
後至西方興伽擺只，烏摩天母之處，住天母像上修睡眠光明瑜伽一座，經時六月，天母驚異問言：「瑜伽師，汝何所求？」師言：「神通伏藏我皆不需，願賜智慧悉地。」天母言：「我不能賜。如是成就可就瞿羅剎求之。」彼遂往訪瞿羅剎，于瞿陀婆梨國中適有無數瑜伽師聚會，于末座上有一瑜伽師，面容醜陋，肢體濃血淋漓，心知此即所求上師，遂趨前作禮，祈請彼以所加持之青菜汁與之，即一飲而盡，即得于所知境自在無礙，現證法性，成為大成就者，爾後說法利生。
彼傳大班胝多羅底崛多，此師降生于南方一商主家，成年後于佛教中出家，為說一切有部比丘，慧解極利，悉能憶持毘奈耶十萬頌，大般若波羅密多十萬頌，于外道明處亦極善巧。為求密咒金剛乘法，遂往東方及海中小洲，又往西方多處，遇大阿闍黎寶稱，于十三曼荼羅中請受灌頂，又遇大阿闍黎智密，于六十曼荼羅中求受灌頂，又遇尼波羅國大班胝多十力，請傳灌頂及教授多種，諸續註釋亦從此三阿闍黎廣事諮求。
其後印度東方有處行大慶會，有一狀如外道之瑜伽師，襤褸異常，師與之共語，知其有他心通，師起心念：「汝為誰？」其人即答：「我為得成就者阿悉多伽那。」師遂依止約一月，聽聞多種教授，其後又從得成就者奧俱囉那佗聽受無量訣要。爾後曾于南方嚕盧囉底等國，為三十精舍之上座，師於生起次第已得堅固，所嫻續部約五十部云。

大成就者寂密傳

此阿闍黎生於南方闍羅曼荼羅城剎帝利種姓家，幼即通達微妙明處多種，聲明因明等，無不練達。其父亦為于覺受中面見至尊多羅之真言師，故從其父聽受多羅之灌頂及修法，年二十二歲時至海邊恭

俱那國金幢寺，時彼寺中，僧相賢善，法舍廣大，比丘約有五十人，于大法會時優婆塞以下千人來集，師于彼寺從親教師囉底崛多受具戒，初學聲聞三藏，次學中觀唯識一切教典，皆極精嫻，于般若波羅密多八千頌、唯識四經等著名聖典皆能憶持。

為奉獻本親教和尚作大利敬故，詣僧伽羅洲，于彼修成大黑天明咒，以說法力得無量利養，悉獻上師成大七寶聚，遂請傳灌頂及諸口訣，蒙授一切灌頂，並傳續部注釋五十部，然迄未得不共灌頂及口訣也。爾後于多年中承事上師，乃至掃除塵土等僕奴之事亦皆為之，己身受用除三法衣外悉以奉師，己所食物則就城中乞求，如是過六年後，上師始以不共灌頂，種種加持，一切口訣盡行授與，如法修習，生起微妙覺受。

爾時親教師逝世，得為其寺一切法主，並任僧伽上座凡經九年，此時僅于夜間得修少分三摩地，日間則需處分僧伽常任種種事務，心知如是修行，智慧不能增長，乃數數請于僧伽，欲退職靜修，然僧伽不許。爾時此阿闍黎遂飲旨酒，並至城市門口以種種言詞吟詠歌唱，作種種舞蹈。眾僧言：「和尚已嫻眾多法門，不可治罰。今後隨汝所樂可也。」心念自今可修一切法義矣，遂行諸國，至則婆羅國大城邊，建茅舍，專修三年。

爾後又詣烏仗那國，于彼亦住三年，偶于一時，于河邊有三妓女沐浴，浴後三人入一牆壁隱處，師念：「彼等何為？」諦聽三人仍互相傳授六迴轉口訣也，師大驚異，諦視乃知三人即金剛空行母及其伴侶，後由金剛空行母之助，智慧增長廣大，證悟真實境界。其後又至一賣酒女門前，其女化為金剛瑜伽母形，告言：「東方國中有阿闍黎名智友，彼能與汝所欲悉地。」爾時阿闍黎漸次前往東方諸國，就諸大城一切人等及一切外內處所訪求智友，然無所獲。

又就諸遮耶波中求之亦毫無消息。某日遇一老瑜伽師告言：「此人乃我遮耶波宗之阿闍黎，具大威力，然今不知何往已多年矣。」師後仍數數訪求，終于一林中村邑近旁，見一遊方大德，作居士狀，臥于塔影之中，乃趨前問言：「汝曾見智友耶？」彼言：「我知之。我今正往其前，彼現居于東方一名為底補囉之大城中。」師言：「請示我途。」其人言：「我有寶物在此林中，汝能携往，當示汝途。」于彼有一馱物極重，乃携之而行。

時此遊方大德前行，寂密隨後，道中為賊所執，迨毀其馱，見皆為石。諸賊大怒，羣起毆之，師躄地如屍，爾時阿闍黎來，以水洒之，復誦言加持，立即復蘇，又復能行。至底補囉寺中，白言：「請示上師所在。」其人乃引師至一池邊，自照其影，乃告言：「此即智友也。」此時即生起微妙三摩地，由見上師指示本面故，

師遂請言：「若爾，願攝受我。」上師怒言：「汝真厚顏無恥，毫無供養即請攝受。」遂痛毆之。
師乃至其處一大富居士家言：「我若為汝事業僕使，為價幾何？」其人言：「每日值金一第那囉。」遂于其家為僕一年，時印度為農事僕役者均極苦也，師以所得一切資具悉以獻于阿闍黎，復隨上師而行，某日于一林隙中見一母水牛鼻上繫繩，上師言：「趣牽此牛。」上師先行，寂密牽牛隨後，牛主自後追及，執之痛毆，師臥地如屍，上師又來，以術令活。
又于一時，上師以法物及草舍付之守護，然師徒二人均詣城中，迨返家時，草舍火起熊熊熾燃，爾時上師為其法物侘傺不已，遂白上師言：「若爾，我往取之。」上師即言：「趣入取之。」師毫不猶豫縱身入火，上師法物悉皆取出，然手足等皆燒爛至骨，遍身皆成起水泡，心念：「如此即死，亦係為上師法物故。」于剎那間亦未生起追悔之心，然其法物，並無貴重者，僅水器一、那梨計羅碗一、木曼荼羅一、迦波羅（顱骨）一，如是而已。師心念：「此次真當死矣。」然上師以真言與藥物加持，不久即愈。
爾時寂密心念：「為治我下劣軀體故，用盡上師之藥，實不應爾。我今為上師故，多行苦事，實為自利，故從上師求真言加持及取藥物皆不應理，我不當以阿闍黎為己僕使也。」又于一時，隨阿闍黎往羅康國，途中乘船，水中有一巨牙魚出現，師恐此魚傷阿闍黎，遂以短矛刺之，魚嚙寂密之足，曳之入水，爾時上師以念力令其自魚口中得脫，魚仍入水，爾時師創痛雖劇，然侍奉阿闍黎不衰。過七日後，黎明之時，不待施治痛苦悉除。
復次于東方囉康國中，阿闍黎住于一岩窟中，寂密需往各城求取資具以奉於師，時此國中水流極多，故須游泳而渡，曾為水獸三度執取，阿闍黎己身亦已獲威力，復由憶念上師故，並得脫免。復次，曾為大黑蜂、魚、水蛇等物之所嚙刺，雖受創傷，然均未死，如上諸事亦皆未從上師乞請真言加持及用藥物，所需真言加持及藥物等治病方便皆從餘處乞取也。
復次阿闍黎住于國中凡經三年，弟子上首有五瑜伽師，及明妃十二人，屢行資糧輪供，而寂密則以須往餘處遊行取物故，常為其國水獸所嚙，身體極敗，然心未嘗一念生厭，其時諸弟子眾皆得悉地。其後師弟二人又乘船往彭伽羅國，自初遇以迄于今，上師未嘗授以一字訣要，此時又請傳授口訣，上師言：「汝毫無利養即欲我攝受耶？」遂現憤怒不悅之相而遁，師疾行追之不及，七日之間，于此國中一切方所徧尋無着，其後長時遊方大城，所遇諸人盡皆詢之，然無所獲。

如是尋訪二月毫無所得，遂至瞿囉砧拏大城中專心祈請七日，上師仍不來，心念：「今我此生已無緣矣！如是生不如死。」遂至一石岩頂上踊身跳下，然肢體無損，徧身無傷。爾時其心悔恨，未幾，見先所識一明妃來，問言：「賢德，今何為者？」師以彼為阿闍黎之明妃與上師同體，故頭面禮足，白言：「我以無緣為上師所棄，故欲求死耳。」明妃言：「汝定為阿闍黎所攝受。」爾時，意畧忻悅，問言：「阿闍黎今住何所？」明妃言：「上師曾來我家，住經數日，今又往尼波羅矣。」明妃言已，隱身不現。

時寂密起身登途，然先見彼自岩頂躍下，諸人皆來問言：「何故跳岩？」師默然不答。眾人數來請問，師言：「我以尋師未遇，心中悲苦，故爾。」諸人皆相勉慰，師悲痛漸息，爾後至尼波羅國諸大城中及人住處數數詢求，然迄無人能確指者，後遇陽部大黑天廟一香伙告言：「彼曾來此，行戲謔事若干日，然今又往迦沒路國矣。」師聞言立即赴迦沒路國，時其途中森林遍布，盜賊、虎豹、水牛、犀牛等可怖畏事無所不有，師以專心憶念上師故，竟無所損。至迦沒路國後，于迦嚕拏伽吒大城遇阿闍黎，心大欣慶，舉身投地，禮數千拜，爾時上師言：「若爾欲得教授者，我上師往生空行國處名為呬朗婆岩頂，汝當于彼建一五人高之磚塔。」

寂密遂于其處以己衣一襲易磚，諸凡築牆壘瓦等事，皆獨力為之，後有一淨信居士來施助力，終于呬[口*朗]婆頂建成一塔。回上師前時，師言：「汝以居士為助實不應理。」爾後一年之間仍不賜以口訣。復次住于歐胝舍國迦吒迦婆那囉悉大城之時，上師言：「此處一家藏金甚多，可竊來奉我。」時此家主為一金匠，豐財慳恪，嫉恨外內一切出家之人，寂密初至其家時，其守門者迎面痛擊，然阿闍黎以體力大故，以一手排彼守門者，乘間而進，值彼金師正為鍛冶之事，見狀大怒，以熾紅鐵塊投寂密身，然衣着不燃，身亦無損，其金師又嗾有毒牙猛犬多頭來嚙阿闍黎，然身亦無損，心不傾動，金師見已，畧生淨信，言：「請住此受食。」

遂以劣食與之，師受食罄盡，其人頗為驚異，乃言：「若汝于此等食物亦以為足者，明晨請復來此。」爾後數數往來故嫻熟相善，阿闍黎于彼家中一切資具安置處所無不了知，其金師以罪行所獲黃金約千兩從不施人。某日阿闍黎乘其家人忙作之際，竊其金返，以奉上師。上師言：「善哉吾子，可以此慳吝人金寶布施他人。」遂依師教往獻與囉康國眾僧。

其後寂密某日又至城中，為先金師所執，送至其國之王牟軍陀提婆所，控以前事，國王仍依國律集眾訊之，阿闍黎答言：「慳吝之人所受用物，或竊或奪，布施他人，可增福德。」眾人聞之報以大笑，競言：「此乃是大盜，厚顏至是，若依彼言則為盜者亦當視為

有功德耶？」爾時王言：「可暫投之于獄，迨檢證後再施治罰。」王發令後與眾皆散，爾時阿闍黎智友以修觀力，令牢獄上，眾鳥羣集，牢獄周圍種種犬狼，其間晝夜圍繞號叫，國王以此畧生疑慮。其後日間王宮周圍亦現有此事，王召占星者卜之，彼言：「此乃住牢獄中一瑜伽師之威力也。」

又過數日，智友親來牢獄門前，以沙洒彼獄卒，皆僵如尸，門鎖自闢，寂密與獄犯五千皆得解脫，時寂密入獄已半月矣。由受金故，上師畢竟不復再有不喜不悅等矣。其後又隨阿闍黎而行，往詣底梨陵伽國一大城中，至彼城後，上師為說甚多口訣。爾後又過二年，上師言：「今為灌頂故，于河彼岸有頗倪那種姓之真言女，可引彼來此。」白言：「明晨往乎？」答言：「今夜即引彼來。」寂密乃泳過大河，至女家時日已西沉，其家即為剎利種王養大象處，其城名為藍闍羯羅。

寂密至其家言：「我為香客，擬暫借住。」其家人言：「若爾請進。」爾時阿闍黎上下遍觀，見上師所指示者即此家主之女，心念此女防護甚嚴，以何方便方可獲得？迨初更時行人已斷，阿闍黎以明咒力令眾禁口，其女亦暫不能言語，乃以大力負之肩上，抉門而遁。迨達城外之時，女家中人追之不及，即于其夜渡越大河，午夜之時抵上師前。

上師言：「此時甚善。」侵晨之時為其灌頂，兼傳一切不共口訣。其處有一小岩，乃往昔阿闍黎龍樹之窟穴也。其養象家人心念此二人蓋為河水漂沒，竟不復追尋矣。其後上師修護摩時，阿闍黎為作事業金剛，奉侍稍有不周，上師大怒，以爐中火洒之，以此為緣，生起不可思議智慧，量同虛空，無有中邊，現證平等周徧妙智，達法源底，爾時成為瑜伽大自在者，前所取女為瑜伽母，相將共詣諸行者眾中，得名號為寐那迦瑜伽母，證解等虛空，成就四視姿，入水不沉沒，後亦得悉地。

爾時上師智友告言：「寂密，吾已示汝一切口訣，亦成廣大義利。今汝當往蘇剌佗國，先修無戲論行，其次再修密行，其次修有戲論行時，當俟有人來勸請時再修有戲論行，即當于現生中證得大金剛持果位。」寂密答言：「我能如是窮盡一切諸法源底，悉為上師恩德。此生寧可不得最勝悉地而隨侍上師。」上師言：「我為汝一人故始留人世多年，是故我之證解汝當廣傳一切有緣。」言已即于其處隱身不見。

如是寂密雖已現證與上師意密無二妙智，疑情早斷，然以上師色身不現故，心極痛切，遂長歌當哭以言哀慕，自初遇阿闍黎智友以迄于今已十年矣。爾後行吟道途以遣悲懷，兼宣甚深法義，如是漸次抵蘇利佗國，于若那伽吒城近處，斷一切語無間寤寐，唯以住定為

事。于道路中，某日為一大食蒙古人以火燒其手足，然如火燒木石之像，毫無所覺。
又有旭烈兀大王一騎將于阿闍黎生起敬信，以金銀花滿斛散師身上，然師如前，毫無所覺。以上師曾言：「非畢竟無覺，唯觀為空性故爾。」如是凡經二年，或云唯一年半，以後分淨行，本當修六月，然當今之世成就綦難，故需增三倍也，此即極無戲論之行也。爾後得解脫已，遊行城市及森林中畧修密行，並修中脈世間現行癲狂禁戒，又經六月，此際亦數為眾生說法，殊勝妙智生起甚多，城中多人亦知阿闍黎為具足智慧者，皆來供養。
時此國王為大食種，先于諸佛教徒常行惱害，然此國中比丘頗多，後王于諸比丘具德相者起淨信，一日至阿闍黎前問言：「汝為妄語者抑實語者？何為破壞諸出家行耶？」阿闍黎言：「我乃受用貪欲行者，餘無他念。」王言：「若爾，我當檢察。」遂請阿闍黎至己宮中，置于一極為寂靜高樓之中，去身上衣令無隱藏食物之處，使近侍之人晝夜環守，如是不進飲食凡經七日，然師色身仍復如前。爾時國王又集國中美女千人，或云五百人，問師言：「若汝為真言行者，能于一日夜間，盡受用諸女乎？」言已以諸美女與師，師念此即上師昔日授記所云，有人勸請修有戲論行之時也，師遂與諸女共修明禁行，為顯示己身威力故，盡攝諸女身味精華，身發輝光猶如旭日，于第二日自王宮重閣上倏然騰空，高五百弓，飛至極遠一園林中，其地亦成最勝福田。
復與使女多人修能攝集殊勝資糧有戲論行約六月，後于企囉那梨山上安住之時，證入大手印最勝悉地果位，于時正值黎明，大地震動，大聲忽發，妙香瀰漫，花雨繽紛，空中奏樂，家人皆聞十方諸佛一時頓現，種種本尊及諸悉陀（成就者）皆親來前唱說吉祥，七日之中三處非人、勇士空行皆來奉獻不可思議供養之物，後于此山復住六月，專修無相三昧。
爾後住于南方佉詣那陀囉山上時，彭陀梵國之王名作善勇猛者，于追獵野獸時，于山脚下見一羚羊，王即逐之，其羚羊化為一虎。王便細察，見其又化為一人，疾馳而入一茅舍中。王乃前往觀之，見一比丘威光赫奕，王前問言：「汝為誰？」如是再問，阿闍黎不答，至第三問，阿闍黎始言：「惡行之王，所言何事？我乃一瑜伽師也。」爾時由師視勢鎮伏故，王極信敬趨前禮足，師亦隨應為說真實言教，時王眷屬等人亦至其處禮阿闍黎足，師亦以正法言教令其喜足。
有一婆羅門童子，師指示其心要之義，立即載歌載舞隱身不見，此童子名為染摩提婆，乃阿闍黎弟子中首得成就者也。爾時又有優婆塞班胝多深意來阿闍黎前，極為信敬，阿闍黎即攝受之為弟子，常

行供養，師知其具器，為之灌頂，並授口訣，彼亦依法修習，不久即得捷足悉地，阿闍黎以神通隨往何處，彼亦能前往承侍供養。
爾後阿闍黎又至摩嚕國，以定身視法令外道及突厥大食等人僵住不動，以降伏視法令其國人官長等悉皆降伏，又對眾人宣說法要，故有多人得最勝智慧，由是此國內道增多，僧伽大眾接踵而來，傳授不共口訣之弟子計有六人，即班胝多毘摩羅呬耶、月生、寶生為三比丘班胝多，及優婆塞班胝多蘇揭多、瑜伽母烏摩波底、瑜伽母多梨伽等。此中前三人皆得生起圓滿殊勝悟解，成就語言威力及諦語力，皆曾面見金剛瑜伽母；優婆塞蘇揭多則成就四羯摩，及現行無礙。
此四阿闍黎曾偕住東方一地，時東方蔑戾車種波詫那等正于其地肆行毒害，盡毀外內寺宇，復更焚燬濱海提婆枳梨山上佛教寺宇多所。然有佉薩波拏廟精舍一所火焚不燃，阿闍黎弟兄四人至時，彼等言：「我國中向無剃頭著赤衣者，今來不善。」乃投阿闍黎四人于獄，擬令劊手殺之，然師等以萊菔子洒彼劊手及獄卒等，悉皆失念昏醉，師等乘間而遁，乃禱于大菩提樹，得授記云，修猛利降伏法今正是時。
爾時此四阿闍黎于資梨堪拏會面，共轉焰鬘德迦輪，約六月間波詫那與莫臥兒（蒙古）內亂，東方一切突厥種人皆沒于陣或為欣都國王摩那興所俘。又烏摩波底成就虹身，瑜伽母多梨伽四視法無礙成就。爾時隨侍阿闍黎之弟子約有瑜伽師及瑜伽母二十人云。爾後阿闍黎又至南方羯拏吒國，其國王為一外道，師為調伏彼故，來王宮前，于其宮中先有王登位時所立陵誐一具極可怖畏，師登其頂而舞，足跡隨生，王乃驅怒象六頭來，然師以手按之悉皆不動。
其處又有一旃胝迦石像，具大神力，師以期尅印擬之，猶如酥塊為日所照，立即消融。爾時王知師為得成就者，乃作禮皈敬，阿闍黎以得成就之名聲徧揚一切方處故，摩羅訶吒及恭俱那諸僧伽等皆來迎請，遂詣彼處一切精舍，傳授灌頂口訣及續釋等，金剛乘教極令光顯，其時有班胝多三人，四部弟子六十人，城中居民十二人皆得成就，其餘復有得最勝三摩地者多人，即身得最勝悉地，隱身不見者為數尤多。
爾後彭特梵國王迎請至宮，長時供養，王又迎請金洲、馱那室利洲、毘瞿洲、囉康、補崗等諸遠方洲及諸瞻部洲比丘、班胝多等皆來聚會，王于彼等大興供養，凡經三年，其出家眾約有三千，優婆塞、優婆夷為數亦同，四方瑜伽師有多百千，或問修法，或問口訣，或請灌頂及加持，或來禮足右繞以結因緣。又南方迦陵迦國大班胝多卑陀底剎拏、僧伽尸羅，摩羅耶羅國之大阿闍黎毘波畔度、阿僧伽菩提，般遮陀囉婆梨國之阿闍黎阿難陀摩底、吠陀難陀，補

崗國之大智者達摩剎瞿沙、波囉呬瞿沙，金剛座妙雲等諸人皆來從大阿闍黎本人及其心子瑜伽母地那羯囉、大阿闍黎深意等請受一切甚深續部。

如是此阿闍黎之恩德乃以金剛乘之恩德廣賜聖域內道一切僧眾，其耶婆提洲、金洲、銅洲等地僧眾唯屬聲聞乘孫馱婆故，阿闍黎之言教未能徧揚，當瞿嚕東方師涅槃吉祥住于阿闍黎前時，大師正居于底哩陵伽國一大市集中，作禮致敬者有多百千人，然來朝大菩提樹之耶婆提洲比丘多人皆于密咒競興疑謗，于阿闍黎亦不作禮云。

爾時底哩陵伽國王名毘迦吒，為修除病法故，聚集多人，水牛五千，鷄、羊數十萬，皆擬殺之以行祭祀，爾時為修儀軌之外道及婆羅門等十萬人皆來聚會，縛王所聚一切生物。時阿闍黎欻然出現彼等祭屋之中，以視法令諸婆羅門及外道皆僵如屍，爾時王生希有之心來前，阿闍黎言：「若殺害此等眾生者，汝當速死，死後當墮地獄，速放捨之。」王依言放捨，阿闍黎即以手按王之頂，宿疾立瘳，其祭祀諸人亦皆成就瑜伽師，生起殊勝智慧者，為數頗多云。

又于瞻遮國有一突厥王行詣阿闍黎所住近旁道上時，謗師不止，阿闍黎一弟子聞之即斥之言：「汝等當啞。」言已王及侍從諸人立即喑啞，王等驚怖皆來祈求阿闍黎，為顯示佛徒之威力故，阿闍黎即言：「諸人皆當能語。」王及眾人登即如故。復次，師又來至中印度，于婆羅奈有外道班胝多共許具大智慧，彼于大眾中處高座時，師以期尅印擬之，即自座上跌下。

又于摩菟羅國中，有先曾為內道瑜伽師，後轉宗為外道瑜伽師一人，名為牟軍陀末底，彼由修成阿呼詫賛拏梨法故，降伏多人，故共許為得成就者，然師以視法摧伏之。後師與弟子共三人又來摩菟羅大城，時牟軍陀末底與眷屬俱亦來此國，與師相遇，城中之人其數無量亦集其處，咸謂今當一觀此二師之成就證相矣。

爾時牟軍陀末底已修成眼化明咒，故于昔日能得大食訶迷呼波遮波大王及其太子阿迦波囉等之崇信，此時阿闍黎以三摩地威力令其眼花法不能化現，阿闍黎便以視法令其癲狂，口呼：「訶訶」而馳，七日不覺，其弟子等祈求阿闍黎始得復甦。先所述之彭陀梵王此時已崩，其子力賢即位，于父師昔日會遇處之近旁，即阿闍黎數數安住之岩窟門前建一大殿，以奉于師，更以五百家獻于阿闍黎以為香伙淨人，爾時瑜伽師及瑜伽女諸勝士約有五千人一時俱集，彼等于三月中修資糧輪，所用資具悉由國王供養，所轉資糧輪實極廣大也。

諸弟子等內心相續得解脫者亦以此時為多，由師加持之力，此王治下在先僅有十萬邑聚，此時則為四十五萬邑聚之多云。爾後師住此

處，成熟解脫諸眾生等為數無量，此後除諸舊日弟子以外，皆不會晤，凡經七年，其異熟身消泯如虹，智慧之身充徧太虛永垂無盡。
總之印度西藏兩地之說不同。西藏諸辨慧者則云，凡于生圓二次或正見覺解皆已妙善，覺受漸起，本尊護法隨應現身，神變證通應機示現，業聚威力證得少分者，皆得名為得成就者。而諸愚人則以無有愧恥蔑棄法儀者，或有力行施者為成就相貌，即稱之為得成就者。然于印度則以續中所說聖道之地，已能現證登地功德，或已證得成虹身等共同持明充量之位，方許其為得成就者，否則縱極賢善，亦僅稱為成就者而已，不名之為得成就者也。
此大阿闍黎成就視法，凡有所說悉皆成就，以諦語力成就四業，恆于清淨大眾中示現希有之相，修資糧輪時能鉤攝飯團、湯汁、酒、血、林木菓實等，故為大地之上唯一導師，諸士夫等亦共尊稱其為室利薩埵那陀，意云吉祥有情怙主也。
我之親教印度上師，凡有三人皆從此大德聞法，而南方上師則為法子之上首，其上師雖有三人，而諸廣大口傳則從此大師親聞也。又阿闍黎深意與瑜伽自在大母地那羯羅則聽受灌頂、加持及解釋等甚多，其已斷除疑惑之弟子雖有十餘人，然諸弟子之首則唯此二人也。茲畧述其事蹟如下：
阿闍黎深意者，生于瞿資羅佗國一剎帝利種姓家為子，名為伽伽，智慧明利，聲論、因明及其支分悉皆善巧。後于阿部精舍出家，得名號為深意，三藏理趣，所知甚多，然以年臘未滿，仍為沙彌。十九歲時得承侍阿闍黎，三年之間，未蒙授與灌頂口訣，然仍遵依續部道理，事師無倦，爾後上師終傳灌頂及諸教授，其後二年即于生起次第護得堅固，圓滿次第智慧亦隨分生起，為奉侍阿闍黎故，先修捷足悉地，不久成就，由能善巧侍上師故，阿闍黎所有一切灌頂相傳口訣盡皆獲得。
爾時最初得見觀自在尊及馬頭明王，次見文殊師利及燄鬘德迦，次見喜金剛及俱嚕俱梨，大黑天神常充役使，六世間天母奉教行事，寢臥之時悉入光明，獲得廣大神境智通，然于上師仍執役事，奉養無倦。
瑜伽女地那羯羅者，于南方一名為苫婆陀多大城中，有毘悉羅種之王名童子奪光，地那羯囉即其妹也，幼即智慧明利，樂行善事，年九歲時，于大門前有一妙相比丘身光赫奕，前來乞食，女送齋供與之謂言：「汝人極佳，而行乞食，不太苦耶？」比丘言：「我本無苦，汝身實苦，沉淪生死，無有出期。」言已復為廣說生死過患，女言：「若爾，請示解脫方便。」
比丘乃教以安心之法及菩薩行心要，女悉善了。年十歲時嫁與則婆羅國一剎帝利種小王為妃，十三歲時，心于生死極生厭離，遂請于

夫主及舅姑等言：「我今欲入深林之中修三摩地，唯願聽許。」如是數數瀆請，為阻其人道故，舅姑以家政委之，然彼于來乞求者廣行施與，以故家人戚屬競相詬詈，而受施者則交口稱譽，其後偽作癲狂，其家乃令女僕一人為伴居于靜處，然其癲狀有增無已，遂得與夫家離異。

此則先降誕時，曾有人授記言：「此女手足皆有蓮華輪相，當于林中安居，成為大我之母。」此際乃應驗矣。時則婆羅近旁有一大城，名摩囉訶吒，女聞大阿闍黎寂密即住此城，纔聞其名即生三摩地，纔見其面即生微妙三摩地，其時年已滿二十云。彼雖女子，然慧解極利，由先已全通月官記論，并解歌讚、藥方、因明等，故般若波羅密多七百頌（文殊般若）、三百頌（金剛般若）、般若攝頌等一讀之下悉能憶持，後請于比丘尼、優婆夷等，于其義理亦善了知。

爾後于大阿闍黎寂密前先請傳授發菩提心等，寂密知其為有緣者，乃漸次授以一切灌頂及口訣。彼于阿闍黎住經七年，于金剛乘法，聞修並舉，故于一切續義皆善了達，爾後五年之間奉事上師一意精修，生起殊勝智慧，悟解量等虛空，以修風瑜伽力，身力超百巨象，一由旬內乘虛而行，視法諦語亦皆成就。

爾時上師授記言：「汝今可修明禁行，然真實證解亦以有情為轉移，自今以往過二十二年，汝可與我同等。」自時厥後，凡來前者皆為宣示訣要，常以已得最勝證德，五百瑜伽母而自圍繞，往來諸國，作諸義利。于阿闍黎前為修供養故，及為陳已證悟分齊故，數數趨謁。某日以如意足自佉陀羅飛往朗伽那佗，其地外內二道之處所在多有，故于嬉戲處所亦數數漫遊。

爾時有一外道師名水揭提婆，修成逝揭摩大自在天及陪囉[口*傳]法，由已成就視法及拳明故，于諸佛教瑜伽師常行障礙，然彼以視法施此瑜伽母，竟無所損，瑜伽母反以視法施彼，彼即悶絕，躃地不起，以彼長時不能醒故，其地諸外道等皆來祈請，乃以視法令其蘇息，此外道師亦于佛法生信，請求攝受，遂遣其詣本師阿闍黎寂密前學法。

復次，地那羯囉曾于歐胝舍國與一誑稱得成就者相遇，此人為一失壞三昧耶之瑜伽師，名伽摩羅嚩摩，先曾修法得少分威力，地那羯囉以視法加之，遂即腹穿血流，彼自以顱骨承之，顱骨亦穿，如是彼失壞三昧耶者遂來歸伏。此時吉祥呬嚕迦、十忿怒明王、金剛瑜伽母、三十二尊等一切本尊，欲見之時，即為現身。然于此際仍未證得最勝悉地也。

如是阿闍黎寂密及其二上首弟子傳法于我之三上師，我復從彼獲得金剛乘道口訣義解，受恩無涯。總說于印度中昔日曾有密咒持明者

十萬人出世，其後，吉祥薩囉訶出世，以迄達摩波羅王之間，得成就者相繼不斷，于一時中，常有得成就者多人並世而住，其後，迄阿婆耶羯囉逝世間，得成就者仍相續不絕。自時厥後，間或一出而已，此後經時極長，除智友及歐羯囉那佗外無餘得成就者，然彼二人雖後出世，于佛教法未廣宏益，歐羯囉入滅後約過八十年，寂密始得成就，彼于佛教中所作利他事業，與尊者那洛波利他事業無異也。

此書乃以己所親聞印度相傳事蹟為主，梵以西藏諸阿闍黎可信之說彙集成書，多羅那他二十九歲時著于勝成就處吉祥打隆塘附近尊勝堅牢寺。

注　此書成于公元一六零三年，即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

跋

多羅那他生於明萬曆三年，示寂於明崇禎六年，為西藏覺囊派大師，壯歲週遊印度，學法之餘，博訪舊史遺聞，回藏後，於二十九歲時（公元一六零三年）成七系付法傳一書，以七系為綱，述印度密法傳承源流。又於三十四歲時，成印度佛教史一書，以時代為次，述印度顯密教法興衰遞遷之迹。又於三十六歲時，成三信具足蓮華生大士傳一書，就大師一生行化事蹟，依印度所傳，加以考實。

蓮師行跡西藏舊傳有本生廣傳，乃明妃智慧海王（耶喜錯甲）所著，秘藏數百年，至烏萇洲大師始取出流通，本生廣傳，特詳於蓮師入藏後行化之跡，於印度行事，則綜敘本生之事而不列。師則依印度相承之說，於蓮師在印出生行化因緣，詳為著錄，於蓮師求法之殷重，修法之艱苦，成就之卓絕，皆得證為信史。

故多師所著之書，西藏及近代治印度佛教史者，無不奉為圭臬，其中印度佛教史一書，英日等國均有譯本，七系付法傳則國內外尚少治者，密宗重在傳承，則必依仗上師，今於此傳，可以明矣。元興居士研治梵藏語文多年，得能互相探討，所謂西藏密法為佛教之大本大宗者，誠不虛也。

甲辰端午節慈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